

0315

技擊長
篇小說

鐵筆拳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鐵

筆

峯

正氣書局印行

鄭證因著：龍虎門三湘 一冊

鄭證因著：南荒俠劍 一冊

鄭證因著：鐵筆峯 一冊

白羽著：驚蟬盜技 一冊

白羽著：龍舌劍 一冊

董蔭菴著：義俠驚奇錄 三冊

文公直著：江湖異俠 三冊

文公直著：關山遊俠 一冊

清代三大冤獄之一：案中奇案 二冊

鄭證因著：綠野恩仇 二冊

鄭證因著：鐵拂塵 一冊

鄭證因著：大俠鐵琵琶 一冊

正氣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版

技擊長
篇小說 **鐵筆峯** 【二冊】

定價實售金圓 伍角

著者 鄭證因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掛號 國內 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 BC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KIN KWOK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Y.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鄭 證 因 著
技 擊 長 篇 小 說
鐵 筆 峯

目 次

- 第一章 潛踪避禍忠良子學劍鐵筆峯
- 第二章 心共志堅苦行菴苦心練絕藝
- 第三章 月夜荒山戰靈猿涵虛救師弟
- 第四章 公子負傷鐵拂塵擊退九連鎗
- 第五章 虛鎖菴門苦行尼攜徒訪仇踪
- 第六章 同仇敵愾求師父流雲若尋姊

武俠
名著

鐵筆峯

(著者保留影劇上演攝製權)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第一章 潛踪避禍忠良子學劍鐵筆峯

鐵拂塵全集，敘至羣俠鬧涼州，突圍斬關，逃出涼州，「鐵筆峯」緊接鐵拂塵前文，直至復仇至，完整全篇藉窺全豹，且說這一般風塵異人，逃到十里河一個極隱僻的小鎮店上，在這裏，鐵琵琶邱杰早留了安身之地，這鎮店上只有一座很大的店房，字號是仁和客棧，遇到這種地方，就得處處的用錢來當頭，把店家的口風堵住，好在這裏既不是驛站，也不是通行的官路，只有附近的五六個鄉鎮，入城時經過這裏，所以還不至於被涼州城的官兵發覺，把璞瑛姑娘安置好了，她雖然傷勢重，好在她並不是有別的病症，在朱一叟跟邱杰兩人醫傷妙藥連番調治之下，總算是不致再有危險，蕭文傑身上的傷痕更是不防事，經過敷藥包紮之下，行動如常，這一天的功夫，倒是很安靜的，只是頂到傍晚時，店家進來向一叟等說：「客人你看。我們這個地方離着涼州城這麼近，竟會一點信息不知道，敢情昨夜城裏鬧個地覆天翻，出了個極大的亂子，大概聽說險些這個地方沒反了，是涼州城裏一個帶兵的總鎮要謀反，幸虧事前得着信，暗中調兵遣將，防備好了，在昨夜一夜之間，把這事情平定下去，敢

情圍着涼州城大兵全調滿了，把城池暗中給包圍起來，可是今天一整天，這涼州城依然四門緊閉，這裏進城的在城外整整的等了一天，城門沒開，只有幾個要緊的官差，放出放進，老百姓憑任憑有天大的事，也不准你隨意出入，聽說三天裏城門先開不了，已經搜查全城，並且大概連城外四鄉八鎮也要派兵搜查了，客人你說，什麼想不到事全有吧，」一叟等聽到這種情形，知道這裏不能再盡自担擱下去，真要有官兵搜查到這裏，我們一般人形跡太以可疑，定多危險，遂在晚間，大家一商量，鐵琵琶邱杰，決意帶領阿霆，阿震兩個小孫孫，保護着璞璞姑娘，奔鐵獅幢留雲岩，自己要話應前言，要盡五年之力，傳授她自己一身本領，教義女璞璞姑娘給慘死的全家報仇雪恨。一叟向這位老英雄慨言說道：「邱老師，此舉對於蕭氏全家，義重恩深，在江湖道中，稱得起俠腸熱骨，不論將來璞璞小姐能否如願，只憑邱老師這種人所難能的義舉，足可以作千古的美談，爲武林中多添一件義烈的事跡，那麼我只好帶着文傑趕奔鐵筆峯，刻苦行庵，這件事情只好求苦行老尼，替我們擔當吧。因爲鐵臂金輪韓震宇對這場事，他總算不能趁心如願，朝廷也未必就此甘心，文傑的危險尙多，別處無法安置他，何況柳師父已經帶過菴主的話來，事不得已時儘管去投奔他，好在他和蕭家尙有一段淵源，諒能助我們一臂之力，至於雲亭和英超，我想還得叫你們多受一番辛苦，盡力的探杏韓震宇的行動，若能趕到北京城，能夠把這次陷害蕭御史的仇家下落查明，我們也好爲

這數十個屈死的冤魂報這九泉之下的怨恨。四虎跟我們受盡了冰天雪地之苦，雖然這次瀘州城沒能夠保全了蕭制軍全家，可是我們絕沒怕死貪生，已經把所有力量用盡了，得到現在的這點結果，這只可說是天意如此，非人力所能爲了，四虎這番仗義相助，我和文傑只有心感盛情，好在四虎也是個有血性的朋友，一定能夠原諒我們師徒一切，現在我們全得暫避敵人的鋒芒，似乎也可以暫回陝西，將來我們或者還要有借重之處，到那時請你再幫老朋友的忙吧。」石四虎向一叟道：「朱老師，你怎麼和我說起這些來，我這粗魯人從來是不會說客氣話，我眼看到這種忠心報國的好官兒，一家遭到這種慘禍，叫我石四虎太平了，朱老師，你知道我四虎也是個走江湖的漢子，你不必替我想，因爲你們這般人，爲姓蕭的把命賣了，很覺着痛快，我不想回去，我願意多給你盡一點兒力，我雖則沒有別的能爲，我還有一膀子熱血，一膀子笨力氣，足可以給你們多少也添一點力量嗎？」蕭文傑跟蕭璞璞不覺全落下淚來，風塵中竟有這般俠腸熱骨草野英雄，肯這樣捨身救人，真叫人感激涕零了，一叟長嘆一聲，向石四虎說道「四虎，你這番心意，我朱鴻肖領你情就是了，這次我帶着文傑投奔鐵筆峯，那是你去不得的地方，連我也不能在那裏存留，他那鐵筆峯，是歷來不准男子隨意涉足的，苦行老尼，雖是空門俠隱，性情古怪，輕意招擾不得他，肯叫文傑去，這已是特殊的情形，你想連柳師父，鐵師父全得仍然在風塵中暗偵敵人的動靜，你還是暫時回陝西爲是。」石

四虎道：『既然這樣，那時有用我之處，你可要招呼一聲，我石四虎萬死不辭』。朱一叟慨然說道：『四虎此番蒙你在這種冰雪寒天，從長安一直把我們送到這裏，這分俠腸熱骨，我朱鴻霄至死不會忘了，我自己很是高興，總算我眼睛不空，交了你這麼個有血性的朋友，急難中能助我來應付這種危局，我們任什麼不說了。我鐵筆峯也不能久留，或者就許到長安找你，咱們再會吧！』石四虎道：『一叟你怎麼和我鬧起這套來，咱們不過說這個，我盼你有用我之處。早早的招呼我一聲，就算是你看得起我四虎了』。蕭文傑這時把他身邊所帶的那一些珍寶取出來，從裏面檢出一串明珠，很恭敬的送到石四虎面前道：『四虎哥你對待我蕭文傑的情義，不是說一些感謝的話就能把我的心意表現出來，我蕭文傑只要有出頭之日，我不會忘四虎哥就是了。這次叫你受盡了辛苦，更連車輛牲口也斷送在涼州城內，叫我於心何安？這裏有我家中收藏得一點不值錢的東西，四虎哥你把它帶了去，這不值什麼，不過作個玩物吧！』石四虎站起來，臉漲得通紅，却瞪着眼向蕭文傑道：『蕭公子你把四虎看作何如人！你是貴公子，我是一個江湖上販夫走卒，和你作朋友，我是巴結不上，現在我替你賣完了命，你不肯虧負我給我些銀子，怕我石四虎嫌少，這一串明珠，足可以抵得我這次賣命了，車輛牲口也算賠了我，蕭公子你這串珠子值得多，依我看足可以買我的命，你不嫌太冤麼？』說到這兒，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冷笑着道：『蕭公子你看錯了人，我石四虎奔走江湖，

就是不會巴結達官貴人，你有錢我沒看到眼中，不怕蕭公子你見怪的話，我這條窮命不值錢時一文錢不值，若是我自己看得重時你萬兩黃金也怕買不了去，這串珠子請你趕快收起來四虎還不希罕這個」。石四虎毫不留情，這麼當面斥責，把個蕭文傑說得也是十分羞愧，竟自落下淚來，啞嘴着說：「四虎哥！我不是這個意思」。一叟是微微含笑，鐵琵琶邱杰拍手狂笑道：「石四虎你真是好朋友！我鐵琵琶邱杰算是佩服了你了，好個直爽漢子，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絕不肯少微的給別人留一點餘地，這才是真正的江湖好漢，不過你又有些屈人的心了。蕭公子真有些有冤沒處訴，我老頭子敢斷言的這個公子哥絲毫沒有那種富豪子弟的習氣，他是感你之恩，不能答報，不知怎樣的表示他的心意，才用這明珠相贈，你倒這麼鬧了人家這麼一陣，真有些不講理了」。一叟却走過來，把蕭文傑手中那串明珠接了過來，放入自己囊中，手拍着石四虎的肩頭說道：「四虎你不要誤會，我與他不只是師徒兩代的世交，深知他們一切，他父子全是天性最厚的人，他們沒有那種淺薄的行爲，你不要錯怪他」。一叟更向蕭文傑道：「文傑你這種舉動，那能不叫你四虎哥怪罪你，他待你有多大的恩情，你只要記在心中，你此時身在難中，四虎這樣血性男兒，他只恨自己沒有助你報仇雪恨之力，他願意拿一腔熱血送給你，這忠良之後，孝義的男兒，他對你有天大的恩情，不要你來報答他，你只要心中存着這個江湖好友就對了」。蕭文傑反倒連連向石四虎陪禮，石四虎

被一隻番話說得氣也平下去，反覺得自己的這樣按不住火性，實有些不是處，遂向蕭文傑道：「蕭公子我這粗野人，就是這種心直口快，不懂的什麼叫事，順情說好話，當面奉承人，四虎是不慣的，你要担戴我才是。這種行爲，這屋中人論本領論身份地位，全比這石四虎高，可是他這種慷慨熱腸，竟把大家全感動了，這一夜間，既已計議停當，在晨鶴報曉中，全收拾好了，鐵琵琶邱杰僱好了車輛，自己要帶璞瑛姑娘先走，早早的離開十里河，這位老英雄却向石四虎道：「咱們一道走吧；我們離開這是非地，我要好好的請你吃兩盃，你若願意到我留雲岩少住些日，咱們多盤桓幾時，那最好，不願意時，我絕不強留，任憑你自己，四虎怎麼樣？願意和我們一塊走麼？」石四虎道：「我和大家散夥，真覺着自己走着沒有意味，好！邱老師你不棄嫌我，咱們一同起身。」鐵琵琶邱杰帶着石四虎、阿靈、阿震兩個小孫孫保護着璞瑛姑娘一同起身，蕭文傑送到店門口，邱杰却不叫他再往外送，蕭文傑和璞瑛姐姐灑淚而別，他們走後，一隻史吩咐飛狐柳雲亭，鐵英超也立時起身，好在他們全有蕭文傑所分開的一部份細軟作爲他們一路的盤費，這兩人走後，朱一隻這才帶着蕭文傑，從仁和店起身，趕奔鐵筆峯。在天光才亮中，冒着砭骨的寒風，踏着道途上的冰雪，這師徒二人，又走上淒冷慘切的征途，回頭望了望涼州城，城頭上滿佈着守城的兵卒，暗雲中籠罩着騰騰的殺氣，這師徒二人十分慨嘆着遭逢的不幸，這次一隻率領着蕭文傑投奔鐵筆

峯，算是十分幸運，因為他們那兩撥人全是奔的陝甘大路，所以沒到鐵獅幢，留雲岩，已經全有阻難，只有他們這一路趕奔鐵筆峯，投奔苦行大師鐵拂塵空門俠隱，算是沒被鐵臂金輪韓震宇算計着，他絕沒有想到這蕭文傑竟會走向別的道路，所以朱一叟帶着他一路上雖然飽受酷寒之苦，倒是安然無事，在第五天已經走上鐵筆峯的山道，在這時候，大雪蒙山，人跡是沒有，連雀鳥全凍得不肯出巢，道路還是十分難走，一叟帶着文傑，順着崎嶇山路，辨着方向，自己也是十餘年沒到這裏來了，也恐怕把道路走差，入山深處，再沒有人家，一迷了路，困在山中，非凍餓死不可，這師徒二人直走了十幾里的斜坡山道，以朱一叟那種武功精神，也感覺到十分吃力了，蕭公子更是凍得身體欲僵，只是咬着牙緊隨在師父之後，也不敢問鐵筆峯究竟在什麼地方，約摸着入山總有三個多時辰，一叟也有些焦燥了，站在一個山坡兒上，細打量前面的情勢，只見前面連綿有數里的亂峯起伏。自己也有些辨不明這鐵筆峯究竟在那裏了，遂向蕭文傑道：『大約我們師徒的魔難又到了，這滿山冰雪任憑你怎樣能夠辨識道路，也容易叫你錯認了途程，咱們只好奔前面那亂峯頭走去，真若是再找不着，那也只好認爲是天絕我師徒，蕭文傑看師父着急的情形，那還敢答言，遂隨着師父的身後，向這片亂峯頭走來，往前又繞過兩個峯頭，眼前竟是一道長約數十丈的山嶺，這山嶺後面離開大約足有一里地，有一座排天插雲的雪峯，朱一叟對於這個峯頭看着頗像鐵筆峯，可是有些不敢

確認，正在遲疑觀望之間，突然從遺數十丈的高嶺上如飛的翻下一人來，好輕靈的身手，這種斜滑的山坡，又滿佈着冰雪，雖也有着腳的地方，可也是形如直上直下，上面這人一身黑色的衣裳，輕蹬巧縱如同一支巨鳥，眨眼間，已經到了下面，一叟和蕭文傑見是一個少女，這師徒二人十分驚畏，一叟心中一動，可就猜測出來這人了，這個少女往一叟面前一落，看出是一個帶髮修行的女尼，雙掌合十，向一叟一拜道：『弟子奉家師之命，迎接朱師叔到鐵筆峯』。一叟趕忙答禮道：『少師父可是法名涵虛俗姓尹麼』。這位帶髮修行的女尼，忙答道：『是！弟子正是尹涵虛，朱師叔大約是聽那位柳老師說過的了』。這時一叟向蕭文傑道：『文傑見見你涵虛師兄』。蕭文傑趕緊向前行禮，尹涵虛一邊答着禮，一邊說道：『蕭師弟你居然能夠來到鐵筆峯，真不容易了，家師對於師弟你十分關懷，請上鐵筆峯到庵中也好略解這一路酷寒之苦』。蕭文傑道：『小弟一身罪孽過深，又來到這裏遭擾，有勞涵虛師兄接行，我這罪孽之身，還得仗着師兄你多多關照』。尹涵虛往旁一欠身，說道：『這裏不便敘話，請到上面再說吧，朱師父請』！蕭文傑此時又實有些慚愧了，來路上所經過的地方，努力的隨着師父走，已經感覺到跟不上師父，如今來到高嶺那有這種本領，飛騰縱躍上去，半途上就非要摔個粉身碎骨不可了。那朱一叟却向尹涵虛說道：『尹師父還是頭前引路，不要見笑，我這小徒武功還沒有成就，還得我帶他上去呢』！尹涵虛答應了聲道：『遵命』！立

刻一轉身，脚下輕輕一點，已經騰身而起，縱躍如飛，盤上峭壁巉岩，朱一叟却把右手往蕭文傑左臂下一伸，抓住了他自己，左手一提，衣裳的下襟跟着騰身而起，也是輕點巧縱，把氣灌在丹田中，和這位苦行庵的女弟子，尹涵虛相隔不過丈餘，剎時已翻到這嶺頭上，那尹涵虛頗守着自己的身份，却是頭也不回，正是爲蕭文傑保持着他的難堪，朱一叟身軀停住，一到這嶺上先入目的，就是那座鐵筆峯，在下面看看，不過是筆直的一個峯頭，高聳在天空，看着好像跟那陰沉的濃雲，連在一處，一到上面，這才看出這座鐵筆峯下面很大的地方，數十丈長的滿佈着冰雪，形如一座白玉的屏風，這嶺上樹木很多，全是千年的古木，沿着嶺頭，和這廣潤的嶺上一排排一行行盡是蒼松翠柏，都也滿罩着一層白雪，當中有一條很寬的道路，足有半里地外，已可以看見苦行庵的門，這種地方，隔絕人寰，真難得她們師徒住下，這位女弟子尹涵虛往前走，朱一叟和蕭文傑隨在身後，才往裏走出數十丈遠來，忽然兩旁的那古老的柏樹上，樹枝一陣搖動，上面的積雪紛紛，往下一落，忽然隨着這落雪中，竟自從那六七丈高的樹頂子上飛墜下兩頭巨猿，身形龐大，金睛、血口、毛茸茸巨掌，發着吼聲，竟把道路擋住，吓得蕭文傑幾乎失聲，雖是隨着師父來到西南這種邊荒之地，但他還沒看見過野獸，在這種地方猝然的發現，這兩頭巨猿，那得不驚心怯步，連朱一叟也是擦掌作勢，恐怕這兩頭巨猿犯了野性，尹涵虛却一聲輕叱道：『蘆蘆！善善！不得無禮，這

是庵主的兩位貴客，你們要認認認識，若敢胡鬧時又要用竹棒打你們了」。這兩頭巨猿，竟是懂得尹涵虛的話，全往道旁退了退，把兩隻毛茸茸巨掌垂了下去，喉中依然發着一種吼聲，就這樣還使人看着怪可怕的；朱一叟此時却向尹涵虛一笑道：「貴師徒有這麼兩個得力的助手，把守鐵筆峯，實在是難得的很，令師越發的道高德重，他竟能教化到兩頭巨猿聽憑她驅使，真是武林的異士我師徒若沒有少師父接行，休想越雷池一步了」。尹涵虛也含笑答道：「佛門廣大，只要精誠所至，雖是披毛帶掌的畜生，倒也能領受這佛家的法惠，蘆蘆，菁菁，倒很能忠心保護我師徒呢！」這時尹涵虛向這兩頭巨猿一揮手，這兩頭巨猿長嘯一聲，立刻仍然揉升到古柏上去，看得個蕭文傑驚心動魄，隨着師父往裏走來，這鐵筆峯下，只有他師徒二人，尹涵虛帶着他們來到了這苦行庵前，見這庵堂圍着一道短短的石牆，裏面打掃的乾乾淨淨，尹涵虛領着走進門來，迎面上是一座佛堂，門兒靜掩着，尹涵虛把門開了。這師徒二人一進門。立時感覺着裏面暖融融的，和這外面的冰天雪地另成一番世界，鼻中更嗅得一種松子香，只見這屋中迎門是一座青石的大香案，上面供着一個三尺高的觀世音菩薩佛，一架鐵香爐和一隻鐵燈，這神案上別無他物，屋中地勢很大，陳設是十分簡單，只有兩張很粗劣的桌椅，和幾個樹墩作成的座位，在東牆下，却放着一個蒲草編製的一個矮座，矮座前一個古樹墩上面放着一個檀香爐一本經卷一掛念珠，在東牆下一鋪石床，上面鋪

着很厚蘆草編製的蓆子，在神座兩旁，靠牆根下，各有一個三尺寬的矮坑，在牆上也挖着洞，和這長方坑接連着，兩座矮坑中，完全燒着松木和松塔，濃烟全從牆孔中放走，雖是從裏面散佈出餘烟來，反覺着這松子的清香，令人嗅着神馳，異常的清爽，蕭文傑出身是貴公子，自幼生長在富貴之家，所見的全是豪華高貴，雖逃亡避禍，奔走在甘涼路上，換了一種樸野的境遇，但是如今在這荒山高嶺，苦行菴中所看到的，真是別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古香古色，一入這屋中，不只是叫人把名利之心可以忘掉，連那一身恩怨全願意拋開，尹涵虛請這師徒二人落坐，她從左邊的地灶上提起一把瓦壺來，拿了兩隻粗沙碗，從裏面倒出泡好的松子茶，送到這師徒面前，說道：『荒山沒有待客之物，將就飲些聊解煩渴吧！』朱一叟欠身答禮：『少師父過謙了，我真想不到這些年來，菴主竟把這苦行菴佈置成這種仙家勝境，令師徒實是陸地神仙了。』尹涵虛却微笑着道：『朱師叔我這作弟子的在你面前放肆，師叔雖是風塵劍俠，不同俗子，但是總算是從富貴人家中走出來，乍到這裏，全覺着意境清奇，沒有烟火氣，只是在這裏呆長了，恐怕就有些不慣了。』尹涵虛和朱一叟說這話，可是她兩眼却望着蕭公子，微笑着，蕭文傑反倒不敢抬頭，這尹涵虛跟着走出去，功夫不大，從後面出來，向朱一叟和蕭文傑道：『家師請你們到後面去坐，』一叟和蕭文傑隨着尹涵虛走出佛堂，轉到後面來，這正是苦行菴主清修之地，她自己的禪堂。朱一叟帶着文傑進得屋來，

和前面的情形不差什麼，苦行菴主正在禪床上坐着，這時見朱一叟進來，手拈着佛珠，站了起來。蕭文傑見這位老菴主，看情形足有七旬以上的年紀，中等身材，禿頭頂，已然受過戒，可是她那面目上有一種嚴肅鎮攝人的氣魄，穿着件灰衣僧袍，灰護頭，結着絲縷，白襪僧鞋，手中拈着一掛佛珠，站在那裏，靜如山嶽，這種古雅的禪堂，縛着這一師一徒，清高的道貌，更有外面養着那兩頭巨猿，蕭文傑只疑心自己入了幻境，一叟緊行了兩步，向前施禮道：「菴主，我這麼冒昧來到鐵筆峯，可能担待我麼，」這位苦行菴主手打問訊道：「朱師弟，你我是武林道義之交，我這鐵筆峯若不是我這老尼願意他進來的，只怕他難入我苦行菴一步呢，風雪寒天，你能夠急人之難，不避艱辛危險，念舊交，爲故友全血胤，老尼我也覺比我這佛門弟子的修行勝強多多了，」朱一叟道：「菴主這麼誇講，更叫我抱慚無地。」蕭文傑不待引見，趕緊跪到地上，向菴主叩頭道：「待罪弟子蕭文傑，叩見菴主。」苦行菴主却親自伸手把他拉了起來，道：「快快起來，不要這麼多禮，我這荒山野廟，沒有那麼些客氣，以一個錦衣玉食的公子，遭逢不幸，爲惡魔所侵，害得你家破人亡之下，受盡了風雪奔波之苦，我這佛門弟子實在的有些不忍見你了，我與你家更有一段過去的緣份，只爲這幾年我在佛前許下了心願，要作一千日的參修，所以涼州城明知道故人之子，要入惡魔之手，我竟不能親下鐵筆峯，助你們與惡魔一決存亡，這很對不住公子了，」蕭文傑惶恐說道：「

菴主，你千萬不要再這麼稱呼，先父在時，對菴主全以師禮相敬，弟子蒙朱老師破格收錄在門下，此時已經沒有我生存之地，這才投奔到菴主這裏，菴主請招呼我的名字才叫弟子安心。」。苦行菴主點點頭，向一叟和文傑道：「你們請坐」。一叟和蕭文傑謝過菴主，落坐之後，尹涵虛獻上茶來，侍立在師父一旁，這位鐵拂塵空門俠隱苦行菴主向朱一叟道：「朱師弟，這次，一來因為我知道你們弟兄幾人，以全份量來對付涼州城一般虎狼爪牙，不至於就不是他們的敵手，我遂飛函鐵獅幢留雲岩，鐵琵琶邱杰，那一家風塵俠隱，叫他們盡力相助，總不會再失敗在敵人的手裏，萬沒有想到對方竟會這麼扎手，我又有佛前心愿不能離開這裏，真是恨事，那麼鎮守涼州蕭制軍的全家，難道也同罹大劫麼？」朱一叟長嘆一聲，蕭文傑這時竟落下淚來，朱一叟很是抱愧的說道：「我實對不起故友，蕭制軍全家遇難，只賸破死命救出一個璞璞姑娘來已被鐵琵琶邱杰帶到鐵獅幢留雲岩去了，蕭制軍一生為官清正，忠誠報國，治軍有法，愛卹黎民，一家慘死不算，他個人現在是葬骨在涼州城北門內，這種事我朱鴻霽還正想着向菴主請教，在人情天理，全不知道是怎樣演法，菴主是佛門有修為的人，這是怎麼個因果呢」；菴主也嘆息着說道：「師弟，你倒不必問了，紅塵擾攘中，若是真是非，也就沒有這種冤孽牽纏，連老尼我也不會接你們到鐵筆峯上來了，這只有把這因果二字，過去，未來，現在，全不能輕輕的拋掉了」，朱一叟遂把經過的情形，向菴主敘說了

一番，菴主也嘆息着說道：「我隱蹤鐵筆峯，在這荒山絕頂，苦度清修，反嫌過去二十年間，我仗一柄鐵拂塵，雖則誅戮了不少惡人，總算是多造了若干殺業，我一心在這苦行菴中懺悔過去的罪孽，對於這紅塵中一切恩怨，我本想把他一筆勾消，只是如今被這件事把我清靜的心靈，又復燃起一把烈火，我焉能袖手旁觀，不去管他，這鐵臂金輪韓震宇，他有多大年歲？」朱一叟道：「此人不過四十餘歲」。苦行菴主從鼻中哼了一聲說道：「朱師弟，你可知他出身來路」。一叟道：「我實不知道，此人究竟是那一門派中人」。苦行菴主道：「我倒要找他的師承，大約我猜測如若不差，按他的武功本領，所使兵刃，頗像那南海少林派門戶中所傳下來的，朱師弟，把文傑暫時留在我這苦行菴中，我這一個尼庵中，本不能容留男子，只是文傑這孩子遭逢奇慘，我與他亡父蕭御史更有過去的一段緣法，一叟你也知道，他家先代也是大明忠義之臣，我爲這幾樣，只有破例的把他留在身旁，免得叫這樣忠良無後，你們更能保全了蕭制軍的女兒，那殘廢人他居然到老來還辦出這一件功德事，實在難得！我也不虧負他，他自身還有未了之事，我只要重下鐵筆峯，倒要助他把二十年的舊恨給他解脫了，朱師弟你此後打算怎樣？」一叟道：「庵主你肯發大慈悲，把文傑收留下，我朱鴻霄已經這樣衰朽之年，這條老命沒有什麼珍惜了，我到要放開手和這一般強敵週旋一下，更要訪尋陷害蕭御史的惡徒我已經發下極大愿心不叫這般惡徒的血滴到亡友的坟前我死不甘心」。

苦行菴主長長的念着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冤孽牽纏、終非了局！朱師弟，依我相勸，你要暗中偵查鐵臂金輪韓震宇出身來歷，北京城大內中，還有多少能手，陷害蕭御史全家的究竟隱匿在那裏，我還有不到三月就可以完成我苦行菴的功德，那時我定要親下鐵筆峯，了解這段因果，飛狐柳雲亭，他現在已經到那裏去了！」朱一叟道：「此人性情雖然是有些狂傲，可實是其肝胆的朋友，從涼州城逃出來，我已派他趕奔北京城，探查朝廷的動靜，現在朝廷中這位梟雄之主，十分厲害。他定要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文傑和璞瑛姐弟兩人，逃出羅網，我恐怕他還不肯甘心，所以趕緊令飛狐柳雲亭趕奔北京城，一偵動靜，」苦行庵主點點頭道：「很好，正有用他之處，你師徒奔這裏來，十分辛苦，請到前面佛堂中歇息。朱師弟，我這山中苦度清修的人，又住在這人跡罕罕之處，是從來沒有款客的美酒佳肴，你師徒要多受些委屈，」蕭文傑也向苦行庵主告辭，那位女弟子引領着師徒二人，到前面佛堂中歇息，趕到給送上齋飯來，果然這師徒二人終身茹素，飲食雖是作些素菜粗米，幾乎沒有烟火氣，這師徒反覺得清心可口，晚間師徒二人就在這佛堂中安歇，朱一叟是不便在此耽擱，一早起來，就令尹涵虛去參拜菴主，自己要立時起身，這位苦行菴主親自來在佛堂中，向朱一叟道：「朱師弟，你何必這麼行色匆匆，我這荒山絕頂，多住它兩日，有何妨礙。」一叟道：「這韓震宇一般惡魔們，我已一時不能釋懷，我要追趕柳雲亭，鐵英趕上同入北京城，早早知

道他們的舉動，也好定對付之法，鐵拂塵苦行菴主點點頭道：『好吧，我們一言爲定，你們如查探北京城的情形，早得到一切信息，或有什麼阻難，要早早的給我一個信，我也好給你們作個準備，或者我也許早早趕下鐵筆峯』，這時蕭文傑却跪在師父面前道：『弟子當着菴主面前，向師父請求，也是向菴主請求，我蕭文傑一家遭遇這種慘禍，聽得大約全是那翰林院編修，劉嵩壽一手造成，我父親伯父，以及家屬人等，五十餘口全死在惡賊之手，既剩我此身，還有那璞瑛姐姐，蕭家有這兩條後，但是對方的手段多過辣，非我等所能敵，全仗着老前輩仗義救我姐弟兩人，免遭毒手，報仇二字到現在真不敢想，可是我姐弟兩人若不能復仇，還要我們何用，師父對於弟子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恩，弟子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就是一家遭慘死的，在泉下英靈也感恩不盡，不過既然是已經捨死忘生救我們一場，還求成全弟子到底，就是菴主肯下鐵筆峯，無論如何，也得把劉嵩壽那個老賊留着，我姐弟兩人，親手摘他的心洒血祭靈，不然，我們姐弟還活在人間有什麼用，師父菴主，無論如何，得答應弟子吧』，苦行菴主心中一動，此子這種要求，正是人倫天性，他應該這麼作，可是要爲我們多惹是非了，無論何時，該姐弟兩人不能親自動手，我們就不能殲除那惡魔了，朱一叟慨然答道：『文傑，這種事不必放在心上，我自有安排，菴主也定能叫你姐弟兩人如了心願，快快起來吧，蕭文傑這才含淚站起，朱一叟立時告辭，菴主帶領着文傑，尹涵虛，一同送出苦

行菴，順着松蔭夾道的石徑，一直到了峭壁懸崖口那兩隻巨猿蘆蘆菁菁，見他主人苦行菴主到來，長嘯了聲，從樹上跳下來，那情形好像迎接一樣，朱一叟笑向菴主道：「這鐵筆峯在菴主的化育下，連這巨猿也通了人性，真是難得！」苦行菴主道：「這種巨猿，他在獸類中實是高出一切，對他恩威並用，再深知他的本性，焉能不聽我的指揮，師弟你難道忘了，生公說法頑石尙知點頭，何況具有人性的靈猿呢？」朱一叟道：「這種事也倒難說，世界上那種逞奸作惡的人，任憑你怎樣感化，他依然至死不悟，那又該怎樣說呢？」苦行菴主冷笑道：「依我看，還是那感化他的人未具感化他的力量，我佛門無不渡之人」，朱一叟搖搖頭，認爲菴主這話實不可靠，那頑梗不化的人，任你怎樣感化他，也是作惡到底，這時回身向苦行菴主和他門徒尹涵虛一拱手道：「貴師徒請回吧，我們再會了」。文傑恭恭敬敬送師父，一躬到地，朱一叟一提前襟，已經飛身縱下崖頭，在那佈滿積雪的懸崖峭壁，輕登巧縱，不大的工夫，已經到了下面，菴主依然站在崖頭，蕭文傑尹涵虛一左一右，在那裏看着，朱一叟抬頭望了望，又一抱拳，向上一揮手，示意告別，自己轉身奔山道，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第二章 心苦志堅苦行菴苦心練絕藝

這位鐵拂塵苦行菴主，見一叟揚長而去，回頭向身旁的兩人嘆息說道：「一叟了爲大明

後裔，既然心懷恢復河山之志，更具俠腸熱骨，學就一身本領，大志難圖，惟有付諸天命，可是他在江湖中，也作了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倒也是不辜負一生了，你看他這般年歲，在這冰天雪地中，爲故友復仇之事，竟自這樣慷慨去作，佛家的修爲，又該如何，不也是講爲人生超脫苦危麼？」蕭文傑看到師父這一走十分依戀難捨，此時聽到了菴主這一說，立刻流下淚來，菴主招呼道：「文傑，不用悲傷，你應該自己欣幸，你若不遇上這一般風塵異人，只怕不易保全你尚有今日吧」，文傑答了聲「是」菴主轉身，文傑，尹涵虛，仍然隨在身後，可愛那兩頭巨猿，蘆蘆，善善，依然站在松樹下，那麼等候着，未肯離開，來到近前，菴主站住，却向蘆蘆善善說道：「你兩個要認識了這是我苦行菴寄名弟子，你們可不要欺負他」。用手跟着拍了拍蕭文傑。兩頭火眼金睛的巨猿，竟自看着蕭文傑，喉中發出了輕微的嘯聲，菴主向他們一揮手，蘆蘆善善已經揉升上樹去，蕭文傑不由問道：「菴主蘆蘆善善，這麼冷的天，他們白日在這裏，黑夜間難道也守在這裏麼？」苦行菴主道：「這兩個東西，頗爲忠實，他們筋骨氣血十分足，已經能不畏這種嚴寒，本是叫他兩個分着班倒替着看守鐵筆峯，可是這兩個孽畜，竟不肯聽我吩咐，兩人晝夜決不敢離開，偶然在白天還許一個在菴中，一個在岩頭，要到了夜間，他兩個終宵在這峯頭守護，貧僧倒不肯干涉他們了，雖然是披毛帶掌，橫骨插心的畜類，可是他們這種忠誠護主，有時比那具有靈性的人類，反強的

多，叫我怎不愛他們？」蕭文傑道：「這正見出佛門廣大，惠及禽獸，全走師父高深道德所感化，這正跟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是一樣了。」說話間已然回轉苦行菴內，蕭文傑就住在前面佛堂中，菴主自修如勤，每日按時參禪打坐，鍛鍊內功，菴中一切事完全交與涵虛女弟子，每日晚間菴主指點蕭文傑的武功劍術，涵虛女弟子深得苦行菴主的真傳，已經有很深的造就，所以對於傳授蕭文傑的武功，菴主除了親自指點之外，就是令涵虛替他老人家監視着文傑，文傑對於涵虛師兄十分敬重，可是菴中操作沒有別人，蕭文傑上了鐵筆峯之後，覺得反給涵虛師兄添了麻煩，自己十分不安，在來到苦行菴的第五天，蕭文傑早晨練完了功夫之後，信步轉到禪房後面，這後面也搭蓋了兩間石屋，裏面就是作爲廚房和堆積食物之所，文傑走過來，見由屋門冒出了許多烟氣，蕭文傑走進屋中，只見涵虛師兄正作着早飯，那石灶中燒着乾柴，和晾乾了的荊條，涵虛更在一個石槽中洗着乾菜，這全是在夏天時晾乾了收藏的，可是石槽中放着完全是冷水，還帶着許多薄冰，涵虛師兄却毫不介意的，好像不知道冷，蕭文傑皺了皺眉頭，向涵虛說道：「師兄小弟來在菴中，反倒替師兄添了許多麻煩，我幫着師兄操作吧！」這時尹涵虛抬起頭來，看看蕭文傑，只是微笑，蕭文傑反倒臉一紅，自己答訕着走向灶前，把木柴往裏填了一下，見灶口裏柴已經少了，遂把石屋角放的荊條弄了些往灶口裏送，但是蕭文傑是個錦衣玉食的貴公子，雖則遭了事之後，顛沛流離，像這些瑣

事，他那裏幹過，把荆條送進灶口，自己更捲起衣袖，想再幫着涵虛洗菜，不料灶口所填進去的荆條，往開一炸，火星飛滿了灶口前，那荆條帶着烟火，散了一灶口，急的他趕緊用腳去踏滅，涵虛噗哧一笑，却在招呼道：「公子爺！你趕緊前面去歇息去吧！這不是你能作的。」文傑羞的面紅過耳，涵虛拭乾了手上的水，過來把灶口的荆條完全退進灶內，蕭文傑却說道：「師兄你到把我看成了貴公子，我一樣的能操作，我現在已經是家破人亡之身，和乞丐是一樣，師兄你什麼事指點我，我不能坐以待食，叫師父看着也太不長進了，涵虛微笑着道：「師弟你不要介意，更不要難爲情，什麼事不能強人所難，我是操作慣了的，你何必再跟我客氣呢！燒飯燒火的事，你不要管，你要想幫我的忙，每天你替我打兩桶水來，住在這種絕頂高峯，是苦不堪言的所在，只要你能安然忍受，也就好了。」涵虛說着話，用手指門旁放着的兩支木桶，每一個木桶上面繫着一條長繩，文傑忙答道：「好吧！這些事我却會作，」涵虛說道：「你從後面這山門出去，順着這條松徑，有一箭多地，就是鐵筆峯的後岩頭，那裏是一座崖峭壁，比前面還險，我們用水的地方就在那裏，在離峯頭一丈五六的下面，有一處突出的懸崖，正是一道山泉經過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天然的石槽，裏面總有數尺深的水，不過這時上面凍着一層冰，你用繩把木桶放下去，用力的把冰砸開，就可以把水提上來了，師弟你看山居飲食一切多麼難，」蕭文傑答應着道：「這就是不受磨練不成佛，不

受苦中苦，焉得人上人，師兄你這麼不客氣的指教我，我十分高興，蕭文傑說着話走向門邊，遂把門旁木桶提起，見這桶上還掛着一層凍的冰水，提着他走出廚房，覺得這隻木桶尺寸不大分量却重，用手提着，足有二十餘斤，在蕭文傑倒不覺費事，按着尹涵虛所說的道路走出了後面的小門，只見這苦行菴後完全是一片古柏蒼松，有一條小路，印着一行足跡，完全是穿林而行，他說是緊在菴後，可是這片樹林，足有一箭地長，把樹林走過去，已到了後面懸崖上，往下看了看，是一道很深的山澗，由東到西，一眼望不到邊，對面正是這座鐵筆峯，仔細看了看，這山澗下面，黑沉沉深不見底，找了半晌，把這水源找到，只見那有水的地方，就在那懸崖峭壁上，地勢雖則險峻，必需探着身子，把這水桶放下去，趕到水桶一到下面，蕭文傑不禁搖頭，心說這苦行菴可是真夠苦了，在上面提着這空桶，還不要怎樣，趕到探上半身，再提着時覺得桶已經重了許多，蕭文傑按着尹涵虛所說的，猛把木桶往山腰的石坑冰面上一砸，立刻把上面的薄冰砸開，取水倒是不費事，可是趕到水滿，再往上一提，蕭文傑險些個栽了下去，身後的樹上，似乎被野鳥登枝，把樹上的積雪散了下來，落了他滿身，自己心裏一驚，想到人家一個女弟子，全能吃到這種苦，受到這種累，我一個堂堂男子，連一桶水要是打不上來，那太笑話了，遂把腳底下站穩了，努着力的往上提這桶水，但是把一桶水提上來，因為他力量不足，被撞得濺出許多去，提了上來，已經剩了一半，自

己好生慚愧，可是又不願重把他放下去，再打滿了，只得把這半桶水提着走回菴來，這一來手凍得疼痛，身上可熱得出汗，還沒進廚房，蕭文傑就面紅耳赤的好似作了虧心事，見不得人，把木桶提進廚房，見尹涵虛把飯已燒得，正在拿着一把晾乾了的蔬菜，正等待他的水洗菜，蕭文傑準知道要被這位涵虛師兄發笑，說自己是公子哥兒，什麼也幹不了，去了好半晌，只提了半桶水來，可是事出意外，尹涵虛很自然的把木桶接過來，倒在了一個大石缸中，向蕭文傑道：『師弟取水的地方，你看多麼費事，還可以再提些來麼？』蕭文傑見沒被這位女師兄譏笑，自己無能，已覺欣幸萬分，雖然半桶水，已然累得筋疲力盡，可是那肯不趕緊答應，連說我這就去，我也太廢物了，水打不滿，叫師兄真見笑了，尹涵虛道：『世上無難事，只怕用心人，你常了就看到巧妙取水之法，到時自知』。蕭文傑轉身出廚房，自己提着這隻木桶，已經覺得這條右臂十分疼痛，但是咬着牙關，也得去再打他兩次水來，順着菴後的小門走了出來，這時他可不像先前那麼一股勇氣了，自己想到我雖然隨着師父逃亡避禍，遠來陝甘路上，一路上也受盡千辛萬苦，躲避着仇家，我一個富家公子出身，我認爲我，很能吃苦了，可是來到鐵筆峯，我心念中本想着，我文傑已經是百死一身，有菴主這樣人收留我，答應了給我報仇雪恨，任憑把我擱在冰天雪地中，我也禁受得了，只要我魂靈尚在，一息不絕，我終有磨練出來的時候，眼前的苦痛，算得了什麼，可是想得好，身臨其境

就不一樣了，如今才頭一次叫我用這木桶，懸崖汲水，我竟自有些不成了，雖說是不受苦中苦，焉得人上人，可是這苦我若是力量不足，拚鬥不了，不也就落個空懷復仇之望，叫人家看我終是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兒，雖有血海冤仇，也禁不得磨練了，蕭文傑竟自洒下兩點淚來，癡迷迷不知不覺，已到了斷崖邊，又被樹上一片冰冷的雪洒在頭面上，巽然驚醒，自己叫自己，蕭文傑，你怎麼這麼意念不堅，心存畏縮，身有殺身大禍，更懷着不共戴天之仇，此時你就該拚着血肉之軀，甯落個骨化形消，也不叫他忝顏偷生人世，叫涵虛師兄看我成爲沒有志氣的人，死則死耳，眼前事又有何難，心念一轉，立刻愁懷盡斂，把那木桶才往下一放，耳中聽得遠遠輕吼的聲音，才一回頭，那巨猿蘆蘆撲到他身後，蕭文傑先是一驚，跟着一笑，想不到我已不怕死，他把我活劈了倒也痛快，那知蘆蘆張着一張血口，輕輕的把木桶繩索從文傑的手中抓過來，牠在木桶起落之間，從下邊滿滿提的一桶水上來，蕭文傑看着先是心驚，他的力大，一轉念間，心中好似又醒了一種念頭，畜生，尙能這樣通靈性，人爲萬物之靈，我怎麼永久不如他，那蘆蘆提着水却向蕭文傑招了招手，意思是跟着一同回去，蕭文傑隨在他身後，這巨猿提着水，蘆蘆提着一桶水，仍然是很輕快如飛的走向巷門後，蕭文傑空着手，也就是將將的跟上了他，隨着他回到巷中，見尹涵虛正站在廚房門口，可是蕭文傑見他青包頭上掛着許多冰雪，在巷中決不會有積雪落到頭上，自己不敢問，尹涵虛却微笑着

道：『蘆蘆，菁菁常常要我汲水，蘆蘆到廚房中看不見水桶，他就找了你去，你歇息一會吧！』蕭文傑見廚房中沒有事作，自己跑了這兩次，也覺出這身上勞累異常，逕自回轉前面佛堂，從這日起每天却作了他日常的功課，每到了早晨，尹涵虛師兄燒飯時，他就幫忙去操作打水，日子常了，感覺着熟練了許多，不似先前那麼費事了，他來到鐵筆峯，計章着有二十天的光景，和菴主只不過見了三四次面，雖則答應了傳授他武功，可是苦行大師不開口，他那敢自己要求，每天這麼操作着總是覺着自己的力量不足，這天尹涵虛見他正從後面提水進來，注入石槽中，裏面水已滿了，文傑用手巾擦着手上的水，尹涵虛正在燒着飯，飯已燒好，又用那現打來冰冷的水去洗那晾乾了的菜，她的兩隻手放在那麼涼的水中，絲毫也不感覺到水冷，蕭文傑每逢打水回來，兩隻手總是得暖半晌才暖和過來，遂向尹涵虛說道：『師兄，你怎麼不怕冷，我操練了這麼些天，這兩隻手只要沾了冷水，還是給凍僵了』。尹涵虛笑道：『師弟，這沒有什麼，一來是操作久了，自入冬以來，我每天是這樣，習以為常，絲毫不覺得怎樣，二來也得藉着武功鍛鍊，使氣血充盈內力充足就能抵禦一切，最重要的還是先天帶來的體魄堅強，那更比功夫培養強得多』蕭文傑道：『武功鍛鍊全可以刻苦用功來求造詣，只有先天的缺陷，恐怕非人力所能爲了，我師父朱一叟也曾說過我一切合乎練武的條件，所差的即是先天稟賦不足這是最大的阻礙』。尹涵虛抬頭看了看蕭文傑的臉

上，微搖了搖頭道：『那也不見得就沒有辦法，武林中單有一種傳授，就是易筋，易骨，洗髓，這三部功夫，分兩種用法，武功未成，能夠變化體格，堅強筋骨，補先天之不足，助後天之培養，傳授得法，練的得法，能夠變化人的體格；第二步練法，武功已經變成就之人，還能仗這三部功夫完成了性命雙修之術，大約你也聽說過，就是練精化氣，練氣歸神，練神返虛，不過那已經到了內家上乘之法，不是初入門牆所能練到的，你的體格稍差，頗能挽救，遇到了機會，你可以在菴主面前叩求，她老人家若能傳授你這三部功夫，將來你不愁兩臂增千鈞臂力』。蕭文傑道：『我還沒會跟菴主學一點武功，就要這麼隨意的請求，我恐怕菴主怪罪』。尹涵虛微微一笑道：『師弟你這麼膽小，定要自誤，爲你自身前途計你不趁這時早早的請求，機緣一錯過，豈不要誤了將來』。蕭文傑連點頭向師兄尹涵虛道謝，這日清晨天氣放晴，在這天一亮時，這鐵筆峯一帶晴和的天氣下，雖則是滿山冰雪，在那碧藍天空，晨曦甫上之時，這上面頗像是一座靜如白玉的山林，氣候爽朗，這位鐵拂塵俠隱苦行大師，却招呼着蕭文傑，和尹涵虛一同到苦行菴外去賞玩雪山的奇景，雖是天氣晴了，可是這種寒風還夠凜冽的，菴主和尹涵虛談談講講，全是那種紅潤的面色，似乎沒理會到外面的寒冷，蕭文傑跟隨在菴主身側，強自振作着，功夫一大，立刻是體冷如冰，菴主指點着遠處的高峯，眼前的古樹，講述着這鐵筆峯一帶形勢的險峻忽然一眼看到蕭文傑遂問道：『文傑，

你已竟來了這麼多天，住在這高峯寒冷之地你感覺到如何？」蕭文傑只得答道：「弟子入鐵筆峯，雖則日期不多，自覺着體格也堅強了許多，初來時頗有些不耐寒冷，可是近來總覺着好多了，不過看到尹師兄她在這鐵筆峯苦行菴中，造就到這般地步，弟子實在慚愧不置，我師父一叟他有時候常常的嘆息我的稟賦不足，阻礙了我習武的造就，菴主看像我這樣體格，可有挽救之法麼？」苦行大師却扭頭看了看尹涵虛微微一笑，尹涵虛却扭頭去看別處，不敢回過頭來，菴主道：「文傑你在苦行菴中只要能受得了苦心志堅定，變化體格，還倒不費什麼事！你從明天起，黎明時在菴前等我，我傳授你易筋易骨之法」，文傑一聽自己不過試着探問，師父竟自這麼很容易的答應了，這算是難得的事，趕緊跪在冰雪滿地的山頭，謝菴主的慈悲，菴主道：「文傑，先用不着你這麼多禮，我傳授你易筋易骨之法，還要看你對這功夫是否有福緣承受，操練三日也就可以看出來了」。蕭文傑答應着，這一天十分高興，第二日一早，蕭文傑遵着菴主的話，早早的把佛堂收拾好了，走向菴門外，菴門還在關閉着，聽得外面地上喇啦喇啦的作響，蕭文傑趕緊把門開了，往外一看時，自己心裏好生慚愧個人本是怯着這件事，佛堂中窗紙才亮，立刻起來收拾乾淨了佛堂，這就出來，毫無耽擱，那知菴主已經帶着兩頭巨猿蘆蘆，善善，在菴前空地上操練起功夫來，菴主手執着一隻鐵拂塵，牠們兩個情急之下，竟撲向一排老樹中，穿行樹隙間，那種身軀閃避盤旋，越發的快了，這

位苦行菴主，仍然是緊自追逐，兩頭巨猿：一位高僧，各展開身手，他們行動上快若疾風。可是這位菴主在那老樹叢中盤旋追逐，走到快處，竟看不出身形，只見一條灰影在那樹林中倏隱倏現，猛然聽得菴主一聲喝叱，竟從一株高有三四丈的老樹上，捷如飛鳥，落在菴前。兩隻巨猿蘆蘆，菁菁也全飛墜到菴主面前，這兩個披毛帶掌的巨猿，竟也往地上一跪，和人一樣的行起禮來，菴主用拂塵一揮，蘆蘆，菁菁全竄起來，可是牠兩個不住的用那毛茸茸巨掌，撫摩它被打的傷痕，菴主却喝叱聲：沒用的畜生，不好好的用功，把你們天生本來的技能全要忘掉，那還不該打麼？說着，却招呼蘆蘆站到面前，菴主把拂塵一舉，用左手一指，他左臂上被打之處，拂塵復往它左臂落時，蘆蘆却猛的往右一撲，兩隻巨掌，往後一甩，龐大的身形，已經縱出三丈多，遠落在地上，回轉頭來，張着血盆大口，向菴主似乎在笑着，苦行菴主却也笑了，向它點點頭道：『菁菁，你這樣記着，那還會討打？就是要這樣閃避，才對；跟着向菁菁身上一指，菁菁往後一縱身，已退出兩丈去，可是苦行菴主已經跟蹤而起，緊追到它身後，鐵拂塵向地背上打去那菁菁却自往左一回旋，鐵拂塵已經打空，他的身軀已經飛起，竟自揉升一株高樹，菴主二次騰身追去，一人一獸在樹梢子上全是輕輕一粘，往地上落來，苦行菴主掌中的鐵拂塵，連連揮動，這次菁菁閃避得法，居然一下沒挨着，菴主連施展了四招，這才收住鐵拂塵，那菁菁却把痛苦完全忘掉，竄到蘆蘆身旁，彼此不住的發着

吼聲，好似互相慶賀，菴主才向蕭文傑面前走來，蕭文傑忙向菴主行禮道：『菴主，這種修爲連這兩頭巨猿全能受了教化，弟子實在是慚愧萬分』。苦行菴主微笑着說道：『禽獸之中，以猿猴最具靈性，所以只要你善爲誘導，啓發牠天賦的本能，再加以人力的教化，所以能夠表現出這種驚人的本領來，但是人爲萬物之靈，只要肯努力向上，終能超過一切像蘆蘆，菁菁的這點技巧，何足道哉？你天資聰明，全具有習武的資格，只是你的骨格少差，這是一點缺陷，人力能夠給你改過來，你只要好好細心體會我的傳授，這不用經過多少年的苦修苦練，只有一年的純功夫，管保你立刻變成了金鋼不壞的法身，事在人爲成就與否，要問你自己了』。蕭文傑恭恭敬敬聽着，苦行菴主更說道：『人秉天地之靈氣，第一是培養性靈，我武林中無論那一門拳功技擊之術，全是最重視精，氣，神，少林寺的易筋，易骨，洗髓，也正是練精練氣練神，門戶不同，法歸於一，可是這種內功調練之法有真傳，得明師指點，順序進行，不求速達，真能夠作到練精化氣，練氣歸神，練神反虛，這三步功夫，能夠洞明其中的玄奧，所有武林中任憑多難練的功夫，全可以隨心所欲，你現在第一步應該調氣』。說到這兒，叫蕭文傑面向着東方，迎着初升起的太陽，腳下站成不丁不八形式，身挺直了，囑咐蕭文傑全身由頭頂至腳下，由四肢到臟腑，全要取其自然，不鬆懈，不用力，神識內斂，這就叫作自然之勢，你可明白這種理麼？蕭文傑點點頭答道：『弟子知道，這就是四

肢百骸，用極方正的姿式站在這裏，手，足，肩，臂，頸項，不許用濁力來強指使他，那一部份也不許鬆懈，是這種意思麼？苦行菴主點點頭道：『很好！你果然聰明，就是這種理，兩手下垂，掌心向內，手指微攏，附在膀上，不要按在膀上，齒微叩，不要咬緊，舌尖抵上顎，兩目似睜非睜，似閉非閉，目開一線之光，這樣才是採取天地正氣的姿式，然後吸口角之風，氣不許從口當中吸進去，意念隨着口角之氣，要把他送到丹田，自己感覺到氣已經送到了，然後用喉間的動作，往下一嚥，跟着把口張開，舌尖抵下齒，氣慢慢往外吐用一個『哈』字徐徐的把收入的氣完全送出，兩手從兩膀旁往上慢慢提，掌心向下，手背向上，指尖相對，向左右推出，迴環兩次，就是在自己的胸前，如同掌心下按着一物，把他揉兩個小圓圈，再打他收回，仍還原式，這樣少停一刻。呼吸一次，每換十二口氣，作一次教氣的小架子，這種練法可不許妄用真力，一切取乎自然，在你初練的十天內，任什麼見不出來，每天黎明，只要你換二十四口氣，在七天後，調氣之後反感覺到精神疲倦，你要趕緊回到佛堂中睡他半個時辰，再起來操練拳術，經過三十三天後，你就要見出功夫來，每一口氣吸下去，腹中從丹田再翻到上面，全發出響聲，吐出的氣，也能逐漸的聲音加重，可絕不是用力發出，就是真氣已經凝往，在一百天後你已經能夠在接連不斷間，連呼吸二十四次，這可是步步的要用一種架子來疏教，叫他氣達四梢，流通全身，經過百日後，調氣後就不需再睡眠，

那時的精神也就不疲倦了，每次換過十二口氣後，用小架子疏教完了，圍着這菴前十九株大樹，穿行疾走，每經過一株樹前，變換着姿式，向樹幹上擊兩掌，不必求其掌落處怎樣見出功夫來，不用濁力，不用笨力，仍取自然之力，你這樣鍛鍊下去，再經過百日後，那時和蘆菁菁可以遞手過招。拳術變化，他兩個絕不會像人那樣的運用得法，可是牠們閃避靈活，縱躍巧快，有時牠那進退攻守不是從我武術中得來，是這種獸類中天賦的本能，你能夠具堅忍之心，立志得我本門的心法，成就之期或遠或近，全在你這調氣的功夫造就如何了，只要你能夠跟蘆菁菁打成平手，你的輕身術，骨格，體力，也就能看出造就的如何了，你可不要輕視了我這兩頭巨猿，蘆菁菁身上這點本領，一半是天賦，一半是人力，所以我武林中八式分爲八形八法，所謂八法，就是：摗，打，騰，封，踢，彈，掃，掛，所謂八形，就是：貓竄，狗閃，兔滾，鷹翔，松子靈，細胸巧，鷄子翻身，金雕獸爪，所謂這八形，完全是禽獸天賦的本能，技擊之術，就是從此中得來，你要時時體會蘆菁菁牠兩個那種天賦的本能，對於你本身能得到極大的益處，苦行菴主是一邊講解着，一邊以身作法，教給蕭文傑怎樣的運用，怎樣的得着此中的訣要，蕭文傑此時把全神貫注，細心聽，細心看，雖然不能把菴主所說的完全得到，可是他在朱一叟手下已經是築下根基，何況此時心無二念，以這種精誠那會不事半功倍，自此日開始，這位菴主把苦行菴不傳之密，完全要授予這忠良之後

胸懷大志的蕭文傑，更兼尹涵虛對於蕭文傑更懷助着他成就之心，時時的在離淵菴主面前，盡心盡力的指點他，蕭文傑功夫的進步突飛猛進，在一個月內雖沒感覺出，這種練氣的功夫得到什麼好處，只是這時雖然到了轉年正月間，可是凍雪未開，鐵筆峯一帶又是高寒之地，那種寒冷不減嚴冬，他可漸漸的感覺到，身上絲毫不畏寒，不怕冷了，這正是他氣血內充根基已在，造就的這麼快，恐怕那少林寺中的易筋經，也沒有這麼大的功效了，蕭文傑每日按着苦行菴主所指示的一切練法，自己用心揣摩，精神完全貫注在武功上，圍着這些棵大樹，每天繼續不斷的用手掌掃打，先前手上還不敢用重力，三個月之後，立刻手掌落處樹皮剝落，自己十分驚異，這內家的真傳就這麼的神速進步，越發的高興，這位苦行菴主一面教授他吐納的功夫，先前是氣貫丹田，練到了氣達四梢，遂親手給蕭文傑週身上操，（就是用手掌拍打）一面是摩筋骨，一面是活氣血，蕭文傑自己能拍得到的，叫他自己動手，只有脊背上幾掌，由苦行菴主來給動手，這種掌力是漸漸加重，因為有氣功壯着，抵抗力也是與日俱增，光陰過得很快，入鐵筆峯轉瞬一年，蕭文傑此時已經判若兩人，體格矯健，動作靈敏，身上的功夫，也是頗有心得了，已經能夠和尹涵虛師兄及蘆蘆，普普兩頭巨猿動手過招，較量功夫，苦行菴主，也是十分高興，在這一年中只得着朱一叟一次信述說北京城的情形，叫蕭文傑千萬不要離鐵筆峯，鐵臂金輪韓震宇尚在各處搜查探訪，和我們這一班人終要分個強

存弱死，那仇家業已訪查清楚，那韓震宇正利用他作香餌釣魚，此人已收入大內，叫蕭文傑刻苦用功，武功有了真根基，真本領，那時再爲全家復仇，只要伸手就得把這事完全料理下來，不能再留後患，苦行菴主得着這個信之後，更竭力的訓練蕭文傑一番，蕭文傑雖是瞎記着早早爲全家復仇，昭雪屈死的父母家人冤枉，只是在鐵筆峯這一學藝，到深究了這武功是無止境，別說師父那樣本領，自己是望塵莫及，就是尹涵虛師兄以一個女弟子，他竟自造就成一身絕頂功夫，比自己高着數倍，這天正在廟前操練功夫，尹涵虛到來，看蕭文傑運用拳術器械，一時高興起來，遂向蕭文傑道：『師弟你近日來的功夫可有進境了？比當初我跟你學武功時可差得多了，前三年我雖然日夜的操練，可以說毫無所得，直到第四年上，師父教給我拳術變化之理，應敵過招的手法，我才感覺出武功的可貴，師弟你到現在不過一年多，竟有這般成就，實在是你自己的聰明，師父對你偏心之處，叫我怎不羨慕？』蕭文傑含笑說道：『師兄你太客氣了，我比起師兄來，有雲壤之隔，你那趟天罡劍術，比起朱一叟來我豈有比他老人家高的地方，你還說菴主偏心，豈不冤枉他老人家』。尹涵虛微微一笑道：『師弟你住在這種河靜無爲之地，怎麼近來反到有些世故起來，我的劍術，眞要是比朱一叟還強，師父早放我下鐵筆峯，到江湖上積修善功去了，師弟你的功夫有進步，你打水的力量可也有些長進麼？我已經有兩三個月沒看你去打水了，現在廚房中已經沒有水，師弟咱

們別較量功夫，到澗邊打幾桶水看。」蕭文傑點點頭道：「我倒是每天想去提幾桶水，只是蘆蘆，菁菁牠們不肯叫我去，很好！我正願意這麼試試看，我兩臂上力量如何？兩人遂又一同轉回菴中，到後面廚房，每人提起一個桶來，蕭文傑覺着這水桶很輕，自己想到還是武功能增加體力，初人鐵筆峯那時天寒地凍，只要一出屋中，到處的冰雪，木桶原本就重，上面又凝結着一層堅冰，記得那時費盡了力氣，水桶提到菴中，只能剩半桶水，想起來真覺汗顏。」尹涵虛脚下很快，從苦行菴的後門出來，直奔懸崖口，這時天氣正暖，苦行菴後古樹叢天濃陰蔽空，涼爽異常，地上也是滿長着山花草，靜蕩蕩的一座山頭，只這師兄弟兩人，穿行樹林中，到了崖口前，尹涵虛向蕭文傑道：「師弟你這些日子，只是練功夫，這裏總沒來了，你看這股子山泉多麼清冽，我最愛在盛夏的時候，飲這種清泉，涼沁心脾。」蕭文傑探首往下看，這段懸崖，因為輕易見不着日光，碧綠的蒼苔，全長滿了懸崖峭壁間，那道水流把半腰那段石溝，沖的越發深了，成一個三四尺寬，丈餘長的水池，蕭文傑遂把這水桶放下去，手挽着長繩，滿滿的汲起一桶水來，自己探着身子，這水桶慢慢提上來，桶上的水，真比木桶矮着一寸，尹涵虛也照樣的汲了一桶水，趕到提上來，因為被崖口碰了一下，桶口濺出許多去，尹涵虛含笑向蕭文傑道：「師弟你果然比我的功夫進步了。」蕭文傑一笑道：「我汲水的功夫，就是有了成就，也沒有用，因為我一輩子不會燒飯，那比的了師兄。」尹

涵虛雙眉一蹙，似乎有些怒意，可是跟着又換了笑容，向蕭文傑道：『師弟提着水趕緊走，』咱們看看脚下倒是誰快，蕭文傑也願意試試臂上的功夫，一手提着這水桶，暗中已經氣貫丹田，脚下漸漸的加快，尹涵虛隨在身後，兩下裏是一步不差，先後全到了後門前，桶中的水絲毫不動，提進廚房中，倒入石槽內，蕭文傑覺着毫不費力，仍然提着水桶說道：『咱們再去一趟好麼？索性把石槽注滿了』。尹涵虛道：『師弟你當我是真叫你去打水麼？我是要看看你氣力如何，現在你居然比我的力氣增加，看起來練武功男子終會勝過女子』。蕭文傑把水桶放下說道：『師兄這又是客氣話了，提一桶水，又能見出功夫來，怎能就知道我力量比師兄大？尹涵虛道：『空口無憑，有事實爲證』，尹涵虛把這汲水增力的訣要說出，蕭文傑感激的刻骨銘心，愈感師門恩厚了。

第三章 月夜荒山戰靈猿 涵虛救師弟

尹涵虛一邊說着，把水桶提起一隻，更向爐灶旁拉過兩個簸箕，把水桶靠底口有二三寸的地方一塊木板，用力往外一拉，竟自把這一塊小木板拆下來，長有三寸，寬有二寸，合上時，因爲有泥水遮蓋，不仔細看決看不出來，趕情這水桶下面作成了夾層，尹涵虛把桶底往起一托，從來層內倒出了許多鐵砂子，又把蕭文傑所提的那個，照樣的也把桶底鐵砂子倒

出，一比較，一個簸箕內鐵砂子多着差不多有半倍，蕭文傑這才明白，這與武功中練輕身術掛鐵瓦，踢鐵砂子搭襪一樣的法子，不過這種暗中使自己力氣增加，進步尤其快，知道這師徒二人，對自己身上實下了一番苦心。尹涵虛含笑說道：「師弟，怎麼樣？你看你的氣力實比我增加了許多吧！」蕭文傑忙答道：「我武功氣力稍有寸進，全是師父與師兄之賜，這樣在我身上費了這麼大的心血，越發叫我感激難忘」，尹涵虛微微一笑道：「師弟，你怎麼說這個客氣話，說不盡你感激的心，忘了又怎麼樣，不忘又怎麼樣，難道今日我師徒所下的辛苦，就等着你將來報答麼？」蕭文傑道：「我不敢那麼說，師父對於我以及我入鐵筆峯爲情勢所不許，師父與師兄竟這麼容我在鐵筆峯學練武功本領，無論將來我如何，這一段緣法爲一生難逢的遭遇，我不會忘掉的。」尹涵虛道：「好吧！但盼你不論到什麼時候不要忘記就是了。」師兄弟說話間，不覺又到了中午用飯的時間，一同到前面用過午飯，午後苦行菴主也有一個時辰坐禪，他這眼前需要清靜，不許人來擾亂，尹涵虛却跟着蕭文傑一同到了菴前，蕭文傑向尹涵虛道：「師兄，我近來自己也覺着武功造就，比從前強了許多，只是每次和蘆蘆，菁菁較量時，我那一次也是甘敗下風，不怕師兄笑話我，實在有些心不甘，我想兩頭巨猿，任憑牠天生來如何靈異，總算是橫骨插心，披毛帶掌，人爲萬物之靈，怎的竟會不如牠？我在恩師朱一叟身旁，也曾操練了數年，傳授了我劍術，來到鐵筆峯更蒙菴主和尹師兄晝夜指

教，以這種武林正宗傳法，我又不是不肯用功，晝夜鍛鍊了年餘，每次我和他兩個動上手，多少我得吃虧，想起來又羞又恨，真不知道蘆蘆，菁菁怎會得了菴主的武功祕訣，竟有這般造就。尹涵虛聽了不由的一笑道：『師弟，你這樣想法可就錯了，誠如你所說，他無論如何有靈性，也不能悟澈武功的訣要，雖然牠靈警輕快，完全是天賦，又得菴主那種體查牠本性的教導，所以機敏過人，縱躍迅速，可是要真運用起武功打法，牠終不如人類的變化靈易，莫說師弟你現在的輕功比不上牠們，就連我隨菴主這些年，依然比牠們略遜一籌，現在好在沒事，我想法子戲弄牠們一番，叫師弟你看看，也就心服了。』蕭文傑一聽不覺大喜，因為偶然和尹涵虛比劍，拳比自己功夫實在比不上她，更兼他是個女師兄，時時存着顧忌，至於輕功，她尤其是沒露過，自己也不敢要求，和她較量，現在她自動的想和蘆蘆，菁菁較量一番，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忙答道：『很好！也叫小弟開開眼界』，尹涵虛道時忽然轉向道旁的樹林中，並且也招呼着蕭文傑趕緊的把身軀隱蔽起來，腳底下越輕越好，不要帶一點聲音，可不要跟近了。蕭文傑按着她的話，檢着那合圍的古樹，隱蔽着身軀，躡足輕步，離着尹涵虛兩丈多遠，遠遠跟隨，直往鐵筆峯懸崖口繞過來，這時林中正是枝葉繁茂的時候，下面陰森不見天日，有的地方樹帽子略微稀疏，透露着一線天日，往前出去沒多遠，就見尹涵虛已經把灰布僧袍的下角提着，攏在絲縷上，忽然身形一矮，一個『燕子穿雲』式，在樹

蔭中往上拔起，竟輕輕落在一個大樹杈子上，蕭文傑趕緊轉過兩棵樹來，斜着查看她的動靜。這時聽得猿嘯之聲，蕭文傑已經聽慣了，正是巨猿菁菁所發出的聲音。尹涵虛這時竟從那樹杈上騰身一縱，竄到第二棵古老的蒼松上，蕭文傑下面是緊緊跟隨，尹涵虛是忽起忽落，連着縱躍之下，剎那間，翻過六七株大樹，忽然見尹涵虛身軀往下一矮，竟自伏身在樹帽子下，忽然見她把樹上的較細樹枝折了幾段，忽然撥着枝葉，向前查看，只看她手一揚，就把那折斷的樹枝，連番的打出去，隨手發出的樹枝，穿着那濃密的樹頂子，所經過之處，樹葉子紛飛，相隔不遠，聽得蘆蘆，菁菁同時發出嘯聲，樹頂子唰唰的連響一陣，折枝斷葉之聲，兩頭巨猿，竟自從前面樹頂子上縱出，撲了過來，牠們那身軀落後，折枝斷葉之聲，一片暴響，見尹涵虛忽然在一個較矮的橫樹杈子上，身軀往下一降，竟自翻到樹杈子底下，整個的身軀，崩在上面，錯非是從地上能看見她身形，從上面翻過來的蘆蘆，菁菁，竟自在樹頂上躍過來，雖則左右搜尋，並沒發現尹涵虛踪跡，蕭文傑早已伏身在樹下，在兩頭巨猿才撲過來，尹涵虛忽然竟自從樹杈子下翻了起來，往樹帽子上，一聳身，揚手後又是兩段樹枝打出去，這次蕭文傑更清楚了，他這種打法，和甩手前是一樣的姿勢，不過這種折枝作箭，是武林中最難得的功夫，尹師兄既有這種手法，怎麼還說武功沒有到出藝的時候，這真有些莫名其妙了，在尹涵虛這兩段樹枝打出去後，聽得蘆蘆，菁菁竟自怒吼了聲，那樹頂子上，

陣暴響，枝葉紛飛，似乎蘆蘆已經被尹涵虛折枝作箭傷了牠，所以才發出這種怒吼的猛撲，可是這種地方巨猿蘆蘆，菁菁吃着很大虧，就是牠兩個身軀龐大，尹涵虛短小輕靈，有的地方尹涵虛能夠穿行而過，這蘆蘆，菁菁就得把那礙手脚的枝幹，隨手拆斷，牠們處處帶着響聲，那還會追的上尹涵虛，這一路翻騰撲擊，這一片樹頂子完全翻到，蘆蘆，菁菁已然有些狼狽不堪了，他們身上受了好幾處樹枝的打傷，狂吼着想追上戲弄他們的人，越是追不上，越發的怒極，那種野性發作起來，竟自不守着平日的規矩，放聲長嘯，蕭文傑看到這兩頭巨猿，這種凶暴的飛縱追趕，嚇得他索性隱身在一叢亂草中，不敢現身出來。現在這時，那蘆蘆，菁菁在怒極之下，竟自觸動他們自己的靈機，各自折了一段長有七八尺粗碗口的樹枝子，他們想這樹頂子上枝葉濃密，被襲擊他們的敵人隱匿的難以追趕，他們要運用全身的力量，把這片樹頂完全砸折，叫暗中這人無法隱身，再不會逃出他兩個鐵爪之下，這兩頭巨猿，掄起兩根樹杈子來，一路亂砸，聲勢越發大了！猛然聽得一聲喝叱，從半空而下一條灰影，落在一棵古柏上，正是苦行菴王，手執鐵拂塵，喝叱道：『兩個孽障，難道瘋狂了麼！敢來毀壞我這鐵筆峯的林木，還不下去』。蘆蘆菁菁雖是在暴怒之下，但是見到菴王親自到來，他們雖是心甘不服，可也不敢違命了，各把那段樹枝子拋在地上，一同縱身竄向林外，落在山上，苦行菴主也跟蹤追上了蘆蘆，菁菁，菴主方要叱責這兩頭巨猿，尹涵虛也

從一棵樹頂上飄身而下，他却招呼：『文傑師弟，你還不出來麼』。蕭文傑趕緊從亂草中竄出來，也來到樹林外，全含着笑向菴主行禮，苦行菴主看到這種情形，知道是他兩人作怪，更看到蘆蘆的肩頭上，在右臂上有兩處白毛皮脫落，似已受傷，遂沉着面色向尹涵虛喝叱道：『這定是你故意的作弄牠兩個，你素日行動上很是謹慎，爲什麼竟自這麼胡鬧起來，蘆蘆，菁菁雖是已然馴服多年，可不要忘了他終有天生來的獸性，無故的這麼欺負他，他們那鐵爪下也不是可以輕視的，文傑武功尙沒有練到火候，倘若被他兩個所傷，你豈不要後悔，怎對得起宋一叟，並且我這佛門善地，也不宜有那逞強鬪勝的行爲，怎麼今日你竟這麼不守本分起來』。尹涵虛被菴主說得面紅過耳，蘆蘆，菁菁已經稍解人語，再看到眼前的情形，認定了方才是尹涵虛，蕭文傑師兄弟故意的作弄他們，雖然是憤怒不平，可是不敢發作，只不住的互相輕吼着，看看尹涵虛，蕭文傑。尹涵虛只得帶愧的向菴主說道：『師父，責備的極是，弟子只爲叫蕭師弟，看看這種輕功提縱術臨敵運用法，和蘆蘆，菁菁天賦的一種絕技，所以一時輕狂，在鐵筆峯頭這麼放肆起來，弟子下次不敢了，菴主這時看看蕭文傑又看看尹涵虛，面色和緩了許多，向尹涵虛道：『想實際鍛鍊輕功提縱法，倒沒爲什麼不可，不過不許這麼暗中捉弄蘆蘆，菁菁，因爲這種情形，不良於是無故欺負他們，更還容易悞事，守衛鐵筆峯完全仗他兩個之力，你這樣對付他們，倘若敵人真有侵入鐵筆峯，可就容易生誤』

會了，牠們懼認作是自己人，豈不被人容容易易的侵入我苦行菴，我們師徒雖無所懼，也於臉面有傷。嗣後不要這樣才好。』尹涵虛答應着，蕭文傑忙向菴主道：『今日的事，全是弟子一人之錯，是我認爲蘆蘆，菁菁一個披毛帶掌的獸類，反比我親受菴主真傳的本領大，我未免不服，尹師兄恐怕我跟蘆蘆，菁菁動手過招，吃了大虧，這才親自和牠們較量輕功，爲的是叫我看看蘆蘆，菁菁天賦的本領，非人力所能爲，尹師兄一番好意，反倒叫她受了責備，叫弟子實在不安了。』苦行菴主微笑着點點頭道：『好吧，不論因爲誰起意，此後不許這樣就是了。』更向蘆蘆，菁菁招呼道：『今日是你尹師兄故意試練你們的功夫，叫你們施展本領，雖然是身上受了些輕傷，不許你們記恨，倘敢發那野性，我這鐵拂塵決不饒恕你們，去吧。』說到這，把鐵拂塵一揮，蘆蘆菁菁轉身飛縱着，仍到懸崖口大樹上去把守。菴主也回轉禪房。尹涵虛此時反有些含羞帶愧，蕭文傑見菴主已走，遂湊到尹涵虛面前說道：『師兄今日可委屈你了，全是我一人不好，自己的武功造就，沒有根基，反倒輕視蘆蘆菁菁，止叫師兄爲我心服口服起見，和這兩頭巨猿較量輕功，反倒受菴主的責備，小弟從此再不敢這樣連累師兄了。』尹涵虛看蕭文傑，不住的作揖陪禮，不禁噗哧的笑出聲來，向蕭文傑道：『師弟，你也太麻煩了，我被師父責備幾句，算不了什麼，只要你知道蘆蘆菁菁是天生來的有一種絕技在身，再得菴主的訓練，所以有這一身驚人本領，現在你已經口服心服，也

不枉我費了一番氣力，受了一番責備呢，咱們回菴中用飯去吧。」蕭文傑隨着尹涵虛回轉菴中，趕到晚間，蕭文傑躺在了床上，不由的把白天一想起來，對於尹涵虛那本身本領，實在敬服，以一個女子，竟能有那麼好的造就，自己空爲男兒漢，反不如一個空門女弟子，真是慚愧，涵虛師兄雖是有那麼一身好功夫，可是對於我絕沒有絲毫驕傲之心，時時的指點我一切，唯恐我不能領悟，總是不厭其詳，尤其是這幾個月來，師兄越發的對我關切，不止於武功的指點督飭，連衣食一切全仗她事事關心。我應該怎樣報答她呢！文傑反覆思索着一切事，對於這位尹涵虛師兄，無形中起了一份敬愛之心，想到今日爲了自己印證武功，竟自受到菴主很大的責備，更看出師兄對自己的情真義摯。蕭文傑此時對於尹涵虛在不知不覺中，已生了愛意，已種了情根，可是他絕無絲毫邪心，沒有絲毫慾念，這是一種自然的情感，蕭文傑有了這樣不自覺的意念，對於武功上越發的奮勉有加，竟自突飛猛晉。光陰荏苒，不覺在鐵筆峯已竟是二年光景，可怪那朱一叟，柳飛狐，鐵英起全是音信皆無，蕭文傑每想起師父來，立覺得鬱鬱不快，反是師兄尹涵虛不時的來勸慰他，並且尹涵虛好似未卜先知一樣，每到蕭文傑意念一動，尹涵虛立刻要想出方法來，把蕭文傑這種意念攪的忘掉，不是想起了某一種功夫應該怎樣變化，就是要和蕭文傑對一趙劍，或者找出件極難解答的事，向蕭文傑問難，蕭文傑被尹涵虛無形中不知解去了多少苦惱，直到又過了一個年，在春光明媚時，苦

行菴主却把文傑喚到面前，說道：「文傑，一叟等從下鐵筆峯音訊皆無，屈指算來，已竟到了第三年了，你的武功造就，到現在雖是已竟得到我苦行菴的真傳，我總覺火候還差，若是打發你入江湖，還嫌時機尚早，我打算親下鐵筆峯，先探詢那朱一叟等一番，倒得看看他們究竟被什麼事耽擱，連我這裏全不能來了，想一叟和柳飛狐全是極重信義的人，若非有意外牽纏，絕不會把我這裏忘掉，文傑你要謹守菴規，助你尹師兄照管着鐵筆峯，一切事不用我盡自囑咐，此去我只要會着一叟，或柳飛狐，我定然早早趕回。你們師兄弟更要比較我在菴中刻苦用功，時時的盤查着鐵筆峯，蘆蘆，菁菁也不可放鬆了一步，不准牠們私下鐵筆峯，」尹涵虛和蕭文傑全是敬謹領命，這位苦行菴主一切分派完了之後，更把蘆蘆，菁菁喚到面前，指着自己的黃包裹，向他兩個說道：「我暫離鐵筆峯，你們好好給我看守門戶，不得錯了規矩，倘然犯我菴規，我回來後定要從重處置」。這蘆蘆，菁菁頓解人意，全低吼了兩聲，如同答應菴主的吩咐一樣，苦行大師遂立刻起身，尹涵虛和蕭文傑帶領着蘆蘆，菁菁直送到懸崖峭壁之下，菴主把塵拂一揮，說了聲：「你們趕緊回去，能夠聽從我的囑咐，我就放心了」。菴主說罷，立刻施展開輕身提縱術，身形似箭起落縱躍之間，已失蹤跡，尹涵虛帶着師弟和蘆蘆，菁菁回轉菴中，自從菴主走後，尹涵虛對於日常功課一絲不差，除了練武功之外，更要親手整製三餐，更要在清靜的時候，參悟佛典，奉誦經文，他這一天就沒有多

少餘暇，蕭文傑在菴主初走後，倒頗感覺着有些不安，本來這高峯絕頂，只剩了自己和師兄尹涵虛，雖則心念正，決不作絲毫雜念，可是只覺得形跡上總比着菴主沒走時拘束了許多，但是日子一多，看到師兄尹涵虛的情形，倒覺得自己有些修養不足，尹師兄她是一個女弟子；師父在與不在，完全是一樣，這足見她受菴主的化育，更有佛門的真傳，得了明心斂性的功夫，才能這麼鎮定如常，這天在中午之後，蕭文傑在前面佛殿歇息，後面一陣陣木魚嗒經之聲，知道尹師兄又在作功課，在敬仰之中，信步走出佛殿，轉奔向禪房，蕭文傑脚步極輕，因為尹涵虛師兄正在作功課，自己不願意打擾，他輕輕走進禪房，只見禪房中收拾的這分整潔，乾淨，和菴主在菴中時一樣，師兄尹涵虛面朝着北牆觀音大士佛像，自己盤膝坐在一個棕蒲團上，面前放着矮桌，眼前一部經卷，左手捻着一串佛珠，右手輕輕敲着木魚，眼皮閃着，那種沉靜莊嚴之態，雖是帶髮修行的女弟子，他也是灰布僧衣，只是未落髮，平日只用青絹包着青絲，蕭文傑進得門來，背着手站在那兒，靜靜的望着，不由的神爲之奪，癡立不動，有半晌的功夫，尹涵虛正是心念專一，念着經文，又有木魚之聲，所以蕭文傑進來，並未覺察，蕭文傑看了半晌，自己心中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感想，念到自身若是沒有這些冤孽牽纏，恩怨未了，正可以捨身佛門，皈依三寶，像師兄尹涵虛這樣不也很好麼？不由得微微嘆息一聲，尹涵虛遽然驚覺，一回頭見是蕭文傑，把木魚的錘兒放下，向蕭文傑點點

頭道：「師弟，怎麼你進來也不言語一聲，站了好半晌麼？」蕭文傑點點頭道：「我因為師兄正在作這種佛門中明心斂性的功夫，我不敢打擾，所以沒敢招呼，我近日只要聽得師兄你誦經念佛，我就起了一番嚮往之心，可惜我竟不能像師兄一樣，得到佛法的慈悲，叫我也皈依淨土。」尹涵虛向北牆下一張小凳上指了指道：「師弟你請坐，好在這時也沒有事作，我這卷經已經念完，咱們談談倒也解解寂寞。」蕭文傑此時頗有些忐忑不安，自己不明白起了這種矛盾心情，聽見師兄誦經念佛，自己在前面佛殿中就是呆不住，進來要想看看師兄用功的情形，這時反倒想着立時退出去，不願意在禪房中多留戀，可是尹涵虛這一讓坐，倒不好立時就走，只好坐在那個小凳上，尹涵虛抬頭看了看蕭文傑說道：「師弟你不必起這種心念，個人的遭遇不同，我生為女兒身，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人，我已經是無倚無靠，無家可歸，蒙師父的慈悲，渡我入佛門，收為弟子，可是你也看到佛門廣大，雖說是無不渡之人，可也得有緣，我已心如槁木死灰，我很願意入佛門，終了一生，懺悔我過去未來的罪孽，仗着佛法消滅着前生今世一切冤索，但是師父竟不給我剃度，他說是我……」說到這，尹涵虛把底下的話竟頓住，那白玉般的而頰上，微起了一層紅暈旋即消逝，咳嗽了一聲，繼續說道：「我是命中註定，不能作佛門中的弟子，只能寄名在菴主的門下，我守在師父身旁，我倒安心的勤習經典，我不敢希望有多大的造就，可是這樣誦經念佛，既能啓發人的性靈，更

能鎮定人的心意，現在我沒得到什麼好處，只覺得心如止水，不起微波，時時的能夠這麼安然恬靜，已感覺到這就是佛門中巨大的慈悲，師弟你更不必作這種想法，你是縉紳之後，簪纓士族的子弟，遭逢不幸，巨禍臨頭，你一身尚擔當着為全家復仇恢復家業，克繩祖武，你將來前程遠大，後福無窮，佛門中所收的全是世間苦命人，師弟你不過甚的熱望着入佛門，無事時不妨看一些經卷，也可以鎮定心情，眼前多得皆清靜，就很好了，蕭文傑點點頭道：『師兄雖則是帶髮修行，叫小弟看已經得着佛門真諦，這心如止水不是常人能作到的，師兄你能作到了尤其叫小弟敬服十分』。尹涵虛道：『師弟你過獎了，這沒有什麼，不過我們既然是一心隨菴主鍛練苦行菴的絕藝，不得不拋棄一切雜念，澄清思慮，不起貪瞋癡愛之心，也就是了』。蕭文傑點點頭道：『我很願意師兄常常指導我，總可以竿頭日進，把我這種浮燥不安之氣，可以化去，我就感激師兄不盡了』。自己不肯多在禪房中留意，站了起來，向尹涵虛師兄告辭，回轉前面佛堂，自己坐在那裏，心中的思潮起伏不定，頗有些自己解脫不開，爲什麼不如平時安靜，遂走到苦行菴前，站了許久，被山風吹着心頭略覺清爽，晚飯之後，到起更時，月明如水，照着這菴中越顯得清幽異常，尹涵虛全收拾完了，在每夜間他令蘆蘆，善善分班在崖頭把守這成了牢不可破的功課，可是尹涵虛必要親自把這鐵筆峯頭查看兩番才算安心，這時從後面走出來，蕭文傑正在佛殿前仰首望着天空的月色，尹

涵虛道：「蕭師弟，你看今夜這月色非常皎潔，怎麼不到巷外走走？」蕭文傑道：「我正想招呼師兄，時候尚早，這麼好的月亮，我想和師兄在巷前操練劍術，師兄可好麼？」尹涵虛點點頭道：「很好，我也正打算練練功夫，活動活動筋骨，我去取劍來。」尹涵虛回轉禪房去取寶劍，蕭文傑也到佛殿中把自己那口利劍取出來，尹涵虛已從後面出來，一同走出苦行巷，這巷前景色在這夜景中，看着越發的叫人心曠神怡，碧天如洗，一輪皓月，襯着萬點疎星，一排排的參差古樹，倒影婆娑，這巷前一片空地上清朗異常，襯着這座古巷如入仙境，蕭文傑看着尹涵虛師兄雖是帶髮修行，也是佛門裝束，很乾淨的一件灰布僧袍，灰護領白布高腰襪子，灰布僧鞋，頭上罩着青絹帕的包頭，從耳邊勒下去那又黑又長青絲，披拂在背後，白素素一張臉面，蛾眉杏眼，淡雅中越顯得天性的麗質，真是他神情舉動那份端莊沉靜，正氣逼人，有凜凜不可侵犯之勢，此時尹涵虛劍已經插在背後，被山風吹着，灰布僧袍和他那肥大的袖管，不住的飄擺着，這種壯嚴法象，正像那妙手丹青所繪的紫竹林中慈悲大士，蕭文傑不敢過於的仔細看，師兄這種儀態萬方，可愛之氣度，自己提着劍走了幾步道：「師兄今夜小弟求你強領領招，我們對一趙三才劍，師兄給我指點指點，手法的不合處，真要今夜師兄給我指正過，我決不會忘了的，因為今夜這種景色非凡，現在感覺到靈府空明，俗念全消，心頭清靜，在這種時候，比較平時似乎容易領悟一切。」尹涵虛聽到蕭文傑這個

話，在那嚴整的面容上，忽現出微笑道：『你這短短的半日工夫，修爲上就有這樣的進步，佛門中修心重於修身，你這靈府空明四字，正是我們大澈大悟的地方，這樣你武功一定會有大成功，好！咱們就試試三才劍』。尹涵虛往東一撤身，蕭文傑退到西面，此時他是正對着月光，兩下裏已經退到相當的距離，蕭文傑左手倒提着劍，脚下丁字步一站，氣往下一沉，精神收斂，目注着涵虛師兄，左手往右手的劍環上一搭說聲：『師兄指教』，這是尹涵虛和蕭文傑站到正對面，看到蕭文傑這種英俊的少年，骨格品貌全是帶着一份清奇之氣，出身雖是貴公子，沒有一點膏粱子弟之氣，全家遭禍，逃亡甘涼路上，避禍鐵筆峯，受盡這種淒涼苦境，他也能夠藹藹自甘，他的志氣很大，艱苦卓絕之心，令人可愛，這時尹涵虛心潮起伏之間，蕭文傑已經亮開了式，左手仍然是倒壓着劍，右手劍訣，他往南側身疾走，尹涵虛趕緊收斂心神，也是往右一側身也是右手的劍訣，食中二指，指尖抬到與右眉梢齊，身軀往下斜傾着，這種矮身側步之式，已然把步眼活開，往北盤旋，只是不用亮招，動手就憑這種側身活動步眼的姿式，蕭文傑就有些自愧不如，兩下裏盤旋半週，各自把身形一停，已然把式子換過來，尹涵虛却是把右掌的劍訣一變，手掌向胸前一立，作佛門中手打問訊式，蕭文傑那裏已經把左手中劍換到右掌中，劍身在面前一立，右手的劍訣接着，二指往劍身上一搭，說了聲師兄，『請』！跟着掌中劍往下一沉，向右一甩左掌，劍訣往上一提，劍再盤旋過來，

「仙人指路」式，身隨劍進，尹涵虛那裏却也把劍換到右手「白鶴亮翅」式，往右一翻劍，身軀却是取偏鋒，探身而進，兩下已經各自遞招，這兩人的劍術施展開，翻若鶩鴻，矯若游龍，蕭文傑今夜更是提着全付的精神，盡量的施展着，劍術上所得。尹涵虛動手之間，見蕭文傑的劍術，果然頗有所得了，起落進退，吞吐收放，點，崩，截，挑，刺，扎，已然運用的得心應手，按他這劍術上的造就，已經是很難得了，因為這種功夫，既須有真傳，又須有功夫，可是他等到鐵筆峯時日不久，這種劍術沒有十年八載精純的鍛練，那能夠得到爐火純青，兩人這趟劍術施展開，尹涵虛絲毫沒有客氣之意，把蕭文傑這三才劍中所運用的幾招不合之處，全細心指點講解，並且反覆的給蕭文傑講解其中的訣要，更親自給蕭文傑重練了一番，以身作劍，比劃出來，叫蕭文傑細心領悟，蕭文傑更是一片謙誠之意，受師兄的指教，對於師兄的講解，全能一一領悟了，直到了三更過後，月影西斜，蘆蘆菁菁兩頭巨猿，也在這時候換班去防守峯頭，尹涵虛道：「師弟天不早了，各自安歇吧！」尹涵虛回轉後面禪房，蕭文傑回到佛殿中，雖則夜已深，但是躺在床上，亦是睡不着了，蕭文傑自己想著摒除雜念，早早的睡着了以緩和和精神，只是越想睡一切事全湧上心頭，你攪開這樣又想起那樣，煩燥的十分不安，索性透蘊身坐起，坐着靜靜的看紙窗上月光西斜，把佛殿旁邊一棵古松的樹影，照在窗上，看了一陣倒覺心曠神怡，下床遂把殿門開了，站在佛殿前，抬頭看了

霄，繁星萬點，碧藍的天空中靜蕩蕩的那斜月，已經被那棵高大的古松遮住了，樹影照得窗
前塔下搖動着，聽了聽外面只隱隱的有些猿啼鶴唳之聲，自己在院中來回走了兩週，向佛殿
後角門那裏望了望，後面也是寂靜無聲，知道尹涵虛師兄定已安然入睡，自己走出苦行菴，
這菴前一帶，此時更是幽靜異常，蕭文傑想着索性在這峯頭一帶遊賞夜色，免得躺在床上也
是煩燥不安，他信步向前走來，不知不覺的竟奔前面斷崖頭的松林夾徑，他走出來沒有十幾
步，突然聽左邊樹帽子上一陣唼唼亂響，蕭文傑不由止住脚步查看時，忽然見那蘆蘆竟自從
樹頂子上飛撲下來，往蕭文傑的面前一落，竟自伸開一雙毛茸茸的巨掌向蕭文傑抱來，蕭文
傑決沒防備到蘆蘆竟會這麼無故的向自己作這種舉動，往後一閃身，喝叱道：『蘆蘆你不好
好看守峯頭，這是作什麼？』蕭文傑身形雖退出去，口中這麼喝叱着，可是這蘆蘆竟自張着
血盆大口，發着輕微的叱聲，二次向蕭文傑抓來，蕭文傑又往旁一縱身，還想到蘆蘆是看自
己這時出來，他是故意的想和我試練手法，遂一邊閃避，一邊喝道：『尹師兄沒在面前，不
是囑咐過你不許和我動手嗎？』可是這次蘆蘆好像對於他的話一句不懂，再撲過來時，來勢
越發凶猛，蕭文傑此時已看出他不懷好意，這東西是在又犯了野性，遂也把精神一振，把身
手施展開，竟和蘆蘆動手來，在這古松夾道，兩下裏這一爭鬥上，蕭文傑越發有些驚心，
他一邊在動着手，一邊仍然喝叱着，蘆蘆你儘自和我廝纏，我可要招呼尹師兄來處罰你了，

可是任憑蕭文傑喊嚷，那蘆蘆是一步也不肯放鬆猛力的進攻，這種巨猿，把牠的本領這一盡量展開，起伏進退，身形快，掌力重，蕭文傑雖則本領不差，自己也有應付牠之法，施展開擒拿之法，小巧的功夫，和他這一路斲折，蕭文傑倒是連着給了蘆蘆兩次虧吃，不過蕭文傑心存顧忌，不敢用重手傷他，這一來自己可無形中吃了極大的虧，這蘆蘆牠所最難惹的，是牠兩臂的力大，縱躍的快，蕭文傑每次閃避，全是立時被牠追到，蕭文傑因為勞累了一天，和師兄尹涵虛操練武功，耽擱的時候已經很晚，此時再一和蘆蘆拚鬥，竟覺得有些力量不足，自己想退回菴去，把尹涵虛師兄驚動出來，蘆蘆定然要被師兄叱責一頓，任憑這頭巨猿怎樣靈，他總是獸類，不能和牠一般見識，還是盡自己的力量，給牠些小苦子吃，警戒他一次，下次他就不敢胡鬧了，蕭文傑這種打算可就錯了，蘆蘆這時正猛撲過來，蕭文傑隨身一縱，飛登到樹帽子上，因為見師兄那次和他們動手，佔了身軀瘦小的便宜，蘆蘆身軀龐大，有的地方自己能夠穿行無阻，他在上面就費着許多事，這樣正可乘機襲擊他，蘆蘆跟蹤追趕，那知這時菴前那邊一陣輕吼之聲，正是菁菁也從菴中趕了出來，這蘆蘆也發了一聲輕吼，牠的嗓音也不放開，可是菁菁已經聞聲，如飛的撲了過來，這一來蕭文傑可就實在有些胆寒了，這兩個東西，若是合力進攻，今晚非毀在牠們手內不可，想到這種情形，可就不能再顧忌一切，從樹頂子上一邊飛縱着，竟檢了一支樹杈子，用力折斷，把橫枝擄去摀在手

中，連越過三棵大樹來，可是那蘆蘆，菁菁竟自同時怒吼着，雙足一頓，飛躍起兩丈多高，這兩頭巨猿，同時撲到，蕭文傑用這樹杈子向牠們才落下來的身軀上橫掃過去，這兩頭巨猿一個往高處縱，正是那蘆蘆，牠已從自己頭頂上飛躍過去，那菁菁一仰身，却倒翻下去，落在樹下，這時離苦行菴已遠，距離着斷崖頭不過五六丈了，上面的風很大，有這些多的參天古樹，被風吹着，發出的一片聲音，蕭文傑雖然是大聲喝叱着，離着遠了，那裏會聽得見，蘆蘆翻過一株樹頂，身軀才在上面一落，一翻身竟自反撲過來，那菁菁落在地上，竟自往起一聳身，蕭文傑落在大樹杈上，同時見那菁菁已經翻上樹來，怒吼一聲，從背後撲到，這次牠來勢猛，蕭文傑只想閃避，順便要把這根樹杈子打牠，那知這菁菁他竟自從蕭文傑立足的這一段斷枝上猛落，往下一用力喀喳一聲，這丈餘長的橫枝折斷，蕭文傑身軀一栽，把樹杈子撒手，那菁菁一隻巨掌已把蕭文傑的左肩頭抓住，隨着這樹杈子往下斷的勢子往外一甩，蕭文傑整個的身軀被他這種天生的神力，竟掄了出去，正出去一丈多遠，蕭文傑向一棵樹頂子上，仰身倒去，上面枝葉被砸一陣亂响他的身軀眼着從樹頂子上倒栽下去，就在這種危機一髮之間，突然從北邊一排大樹上，一聲輕叱，飛縱起一條黑影，疾如飛鳥，往蕭文傑這棵樹上一落，只是已經稍晚了一些，蕭文傑的身軀已隨着落葉斷枝向樹下落去，這來的正是尹涵虛，他竟自隨着蕭文傑往下落的勢子，穿着這片砸斷的枝葉，身軀猛往下一沉，把蕭文傑

的衣服抓住了，可是往下落的勢子想提住是決不成了，這尹涵虛竟自把氣猛提住了，身軀飛墜之間，他竟借勢一甩，自己的肩頭，身形向樹下斜倒下來，他始終沒把蕭文傑撒手，可是自己的身軀也向地上傾斜着栽倒，這就仗着武功精純，腳底下才往地面上一沾，他這手抱着身軀，腳底下用力的一踹，竟自往右竄出了六七尺，和蕭文傑同時倒在地上，蕭文傑的身軀壓在尹涵虛的身上，雖是這樣橫着縱出來，把往下摔的力量減去了一多半，可是尹涵虛肩頭右手背全被地上的石頭擦傷，蕭文傑被他這麼帶着，可是上半身也在地上擦了一下，頭上和左手全帶了傷，尹涵虛連急連傷，在這猛摔之後，已經暈過去，那蘆蘆，菁菁看見尹涵虛到來，知道闖了禍，他兩個竟自逃到崖頭大樹上去躲避，這裏蕭文傑也是暈得抬不起頭來，尹涵虛漸漸的醒轉，見蕭文傑身軀尚橫壓在自己的腿上，他一陣驚心，那還顧得身上的傷痕疼痛，努力的坐起，把蕭文傑推開，自己趕忙站起，這才看見右手背上血跡淋淋，再看蕭文傑尚沒清醒過來，尹涵虛好生難過，這真是無妄之災，怎麼也沒想到蕭文傑竟會和蘆蘆，菁菁真個動起手來，看到蕭文傑左額旁也流出血來，自己雖是覺得本身是一個帶髮修行的女尼，師弟正是一個青年子弟，這蚤夜之間，竟自爲得救他，有這樣授受不親的情形，真叫人愧死，尹涵虛是急怒羞憤，恨不得立時把蘆蘆，菁菁斬殺解恨，師父又沒在菴中，師弟已受傷，尚不能醒轉，真叫自己束手無策，不把他趕緊弄回菴中，難道死看着他不成，急得尹涵

虛流下淚來，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這麼看着，遂俯身推了推蕭文傑，招呼道：『蕭師弟，蕭師弟，你怎麼樣？』連問數聲，蕭文傑才含糊答應，已暈得抬不起頭來，尹涵虛道：『師弟，你要強自掙扎着，我把你扶回巷中，也好裹傷敷藥』，蕭文傑仍然是閉着眼，含糊的答應了聲，尹涵虛把蕭文傑用力攙扶起來，扶着他脚步踉蹌費了很大工夫，才來到巷內，把蕭文傑帶進佛堂放在床上，趕緊把燈點着了，尹涵虛湊在蕭文傑身旁查看，他頭上的傷和手上的傷，所幸傷痕還不甚重，遂問師弟道：『你可是被那兩個孽畜打傷內部麼？』蕭文傑此時清醒了許多，哼了聲道：『師兄，我真是兩世爲人，我真想不到師兄竟會教我，師兄不用耽心，我沒被牠們打傷，只是被摔的過猛了，頭暈得厲害，略微的歇息一刻，也就好了』，尹涵虛嘆息一聲說道：『師弟，你不用耽心，師父這裏有好藥，我去取來，你服些就好了』，尹涵虛到後面取來，苦行菴主續命丹砂，和金瘡散，拿到前面，更到廚房中燒了些熱水，給蕭文傑把丹砂服下去，更把傷處全敷上藥，紮裹上了，這時天已經亮了，蕭文傑服下這種靈藥之後，頭暈立刻減退，心裏也清醒了，長嘆一口氣，這才把兩眼睜開，見尹涵虛師兄，坐在床前一張小凳子，面對着自己，蕭文傑驚訝的說道：『師兄你怎麼也受了傷，趕是那一個畜生也敢和師兄動手麼？』尹涵虛搖搖頭道：『孽畜們這已經罪不容恕，牠們還敢在我面前犯那種野性，那真是自己找死了，師弟你從樹上摔下去，勢子太猛了，在無法解救之下，我

才抓住你，隨着往下落時，身軀往旁帶出來，也摔在地上，擦傷了兩處，算不得什麼』。蕭文傑聽了，越發的愧疚交併，悲聲說道：『我真是該死，今夜不知如何，只能安睡，我已經躺下的又復起來，出菴門散步，竟遇上蘆蘆，我不知如何得罪了牠，竟趁着師兄不在而前，牠竟自和我動起手來，我決沒想到這孽畜竟懷惡意，牠安心要想給我的苦吃，決不是平時互相較量功夫的情形了，一味的盡力逼迫我，與牠動手多時，這一個已難制服，那善善又趕到，兩個來對我，那還逃的出去這兩個畜生巨掌之下自念今夜必死在牠兩個手中，想不到師兄竟會趕來相救，禍是我自己找的，我若半夜中不出去，我想在菴中有師兄守在近前，蘆蘆，善善也不敢這麼無禮，帶累得師兄爲我受傷，竟還得忍痛給我治療傷痕，這麼對不起師兄，真叫小弟我無地自容了』。尹涵虛說道：『師弟先不用那麼想，我們既在苦行菴主的門下，就是禍福與共，你遇到災難時，我焉能不拚命的救你，亦是這兩個孽畜，竟敢起這等惡心，犯這種野性，這還了得，少時我定要重重的處置一番，若容牠們這麼發野性，此後我們就全危險了』。蕭文傑忙說道：『師兄，我看那麼辦不得，菴主不在鐵筆峯，這兩個畜類素日是很馴順，他對我這樣定有緣由，師兄還是稍微申斥牠們一番，總是等菴主回來，叫菴主發落爲是』。尹涵虛道：『這件事情想起也真是可怪，從被菴主收服以來，只犯過一次野性，被菴主用閉穴法，懲治過一番，從此再也不敢發野性，師弟你來的日子已多，彼此業已

熟識，這兩個畜生，忽然起了害你之心，真叫人不明白牠們是安了怎麼心意，我現在真是事在兩難，若是放任牠們不問，更想怕牠有二次，過分責打牠們。任憑牠們靈性多好，終是獸類，若是因為菴主不在面前，和我反抗起來，我只有不顧一切的，把蘆蘆，菁菁斬殺，菴王回來，我又無法交待了。』尹涵虛想到這種情形，真個愁眉緊鎖，想不出完善主意來，蕭文傑猛然想起那日樹林中尹涵虛和牠們兩個試練武功，竟自蘆蘆，菁菁盡量的囉哩，那天頗有些激起牠們的野性，若不是菴主趕到，幾乎鬧出意外的事來，自己也同時在樹林中隱藏，定是引起蘆蘆，菁菁的誤會，牠們認爲我也和尹涵虛師兄故意的以武功對付牠們，在那時因爲有菴主震服牠們，更知道尹涵虛師兄手法厲害，只好是低頭忍受，菴主的叱責，大約從那時已經暗中記恨了我，今夜遇到那種機會，牠們想起報復之心，誰沒有就殺害我之意，也是安心叫我吃個大虧，警警牠們手底下的利害，蕭文傑把自己想到的情形，又向尹涵虛說了一番，尹涵虛點點頭說道：『或許是這種情形』。這時天色已經漸漸的亮了，窗紙上全現出青白色，尹涵虛看蕭文傑面色蒼白，雖則沒有過重的傷痕，足見他是用力過度，受了極大的驚嚇，遂向蕭文傑道：『師弟，你安心的歇息一刻，不要多說話了，好好的養息兩天，傷勢也可以好了。』蕭文傑點點頭道：『師兄也歇息去吧』。尹涵虛到菴前看了看，蘆蘆，菁菁全沒在這裏，自己回到菴內，頗不放心，遂把佛殿的門倒鎖上，倘若這兩個東西再有意外情形，牠們

想不利於文傑師弟，自己也可以早早警覺，遂回轉後禪房歇息。

第四章 公子負傷鐵拂塵擊退九連鎗

自尹涵虛辭別文傑回歸禪房歇息去後，蕭文傑這一夜也實在是被蘆蘆，菁菁撕纏得力盡筋疲，尹涵虛走後，竟自沉沉睡去，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一覺醒來，睜眼石時，尹涵虛竟反坐在身旁，低着頭，正在目注着自己，蕭文傑這一睜眼看他，尹涵虛頗有些不自然的站了起來說道：「師弟你這時好些麼」。蕭文傑道：「不要緊了，現在只覺得氣力弱，筋骨有些疼痛，沒有什麼妨礙，蘆蘆，菁菁怎麼樣了，」尹涵虛嘆息道：「這也是師弟你一時的晦氣，這兩個東西，自從惹禍之後，全不敢再回菴中，藏在了峯頭的樹頂子上，不肯下來，是我方才把牠兩個招呼下來，那種畏懼的情形，叫人看着又覺可憐了，我把牠們申叱一番，只是低頭躲閃，恐怕我責打牠們，我也想想恐怕要擠出意外的變故來，只嚴厲的申叱了一番，不准牠們再向師弟你面前來，只要不聽我的話，我要立時用劍斬殺，看情形這兩個東西，倒有些後悔之意，不過我們還是謹慎隄防，但盼菴主早早回來，師弟你現在可以進些飲食吧，我給你熬了些稀粥，多少吃些，也可緩緩氣力」。尹涵虛遂從桌上把一個小沙鍋的蓋兒掀開，裏面是才煮好的半鍋稀粥，給蕭文傑盛了一碗，送到他面前，蕭文傑趕緊坐起，自己覺得叫師

兄這麼伺候着，太以不當，忙將粥碗接過來向尹涵虛道：『師兄，你這麼服伺我，叫我太覺不安了，我沒有多重的傷，也沒有什麼大病，我自己能夠動作，師兄不要這麼照顧我了，』尹涵虛看着他微微一笑道：『師弟你何必這麼客氣不安，這鐵筆峯上若是再有第三人，就不用着我來管你了，老老實實的把粥喝下去，我倒安心了，』蕭文傑此時說不出的是一種感激，和不安，自己反倒不敢抬頭，再看他把這一碗粥吃下去，尹涵虛把碗箸和剩下的粥收拾走，蕭文傑自己不禁想到這眼前的情形，實有些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起了一種不能安心在這裏住下去之意，尹涵虛對待自己這種情形，情同骨肉，就是同胞姐妹，不過如此，可是彼此間的身份地位，實在是頗有不宜處，他心中起了這種感想，處處想到師父若是儘自不回來，相處日久，只怕這種孽緣非要牽纏上不可了，雖則尹涵虛行爲莊重，語言謹慎，但是於不知覺間，含着一股子深情厚愛，自己有大仇未報，師父以及飛狐柳雲亭等，尙全爲自己的事置身在驚滔駭浪中，與敵人週旋，個人隱匿在鐵筆峯，受苦行菴主的保護，教諭，若是在這種時期，對於尹涵虛師兄稍一有不能自制的情形，露出一些難念來，那怎對得起朱一叟，及一般慷慨仗義的前輩們，蕭文傑想到這些情形，真是如坐針氈，自己明明還得養息兩日，但是爲了師兄的這種殷勤伺候，反倒強自掙扎着行動，爲是免得師兄時時到自己的身旁，果然那蘆蘆，菁菁已經遵着涵虛師兄的教訓，在菴中出入時，見着自己，遠遠的躲開，在出事

已到第五天，蕭文傑已經精神恢復，傷痕也大致好了，這天在晚飯之後，蕭文傑忽然感覺身體不如前兩日好，在佛殿中又有些起坐不安，自己十分詫異！記得那夜晚和尹涵虛師兄練過功夫之後，就爲得有這種情形，才險些鬧出一場大禍，怎麼今夜又怎麼浮躁不定，更有些心驚肉跳，蕭文傑好生疑惑，現在住在苦行菴中已是逃亡避禍之身，我難道真個的還有什麼意外的飛災橫禍？我蕭氏門中就該遭這樣慘報麼？自己竭力鎮靜着，只是不能把這種浮躁起的心情，按捺下去，約摸在起更之後，尹涵虛從後面禪房出來，蕭文傑這裏還沒睡，遂招呼了聲，推門進來，尹涵虛向蕭文傑問道：『師弟你今天的情形，我看着比前兩天好多了，怎麼還不早早的歇息？』蕭文傑道：『尹師兄請坐，我現在已經完全好了，身體恢復如常，這是今夜我正要去找師兄領教領教』。尹涵虛含笑說道：『師弟你有什麼事，怎麼又加這這「領教」二字？』蕭文傑道：『那夜鬧出那場禍事，只爲我和師兄練功夫後，回得佛殿中，只是睡不着了，到菴前散步，才險些個把性命送掉，可是今夜又有那種情形，從晚飯後，只是煩躁不安，更有些心驚肉跳，我自己頗疑心，莫不是又有什麼禍事降臨到我身上？所以要找師兄問問，這是怎麼個緣故』。尹涵虛聽了略一愕神，向蕭文傑道：『師弟，你不必自己先在這種疑心，你只把心神穩定着，再不會有什麼禍事來了，我從前些日就和師弟說，你可以把多心經念念，足可以消除雜念，安定心神，那是我們佛門中參禪拜佛必有的功課，蘆蘆，

菁菁我這些日來，暗中查看牠們舉動，雖是兩個畜生，也自知闖了禍，牠們決不敢對師兄你再存惡意了，不必胡思亂想，還是早早歇息吧！」尹涵虛又和蕭文傑談了幾句閑話，自己到菴前一帶巡查一番，轉回禪房去歇息，蕭文傑在師兄走後，把隔扇門關好，把那油燈的光焰撥得只留一點微光，合衣血臥，躺在床上，個人把一切雜念拋開，過去未來的事全不去想他，可是翻來覆去，只是不能安睡，約摸過的一個更次，這時已到了三更左右，蕭文傑躺在床上，兩眼只看着格扇窗上月影，漸漸的上來，雖則不能好好的睡，有了上次那番禍事，再不敢無故的出去了，耳中突然聽得遠遠的似乎那蘆蘆長嘯了一聲，空山寂靜，更在深夜之間，聽着十分清晰，自己暗暗懷疑，這蘆蘆，菁菁夜間分班把守鐵筆峯頭，輕易聽不到牠們放聲長嘯，可是更再沒聽見第二聲，不過耳中又聽得那菁菁後面飛縱出去，牠的腳底下輕，每每在牠經過時，牠喉中總是發生那低微的吼聲，蕭文傑聽見菁菁也出去，倒把心放下了，這兩頭巨猿，把守着鐵筆峯，平常人就休想侵入，菁菁已然出去了，好一刻，附近一帶，安安靜靜沒有什麼响聲，蕭文傑認爲自己還是因爲今夜心靜不安，無故的自己驚擾，還是忍耐早早睡去閉上眼，竭力的澄清思慮，沉了一刻，才覺得有些朦朧欲睡，突然隔扇那邊竟自沙的一聲清響，蕭文傑立時驚覺，睜眼扭頭往隔扇這邊查看時，仗然沒有什麼行動，不過蕭文傑再也睡不着了，他一想我就是不出去，在佛殿中也可隨便的散動散動，他才要起身，突然

見隔扇紙窗上有黑影在上面，一閃之間，分明是有人從上而下，蕭文傑趕緊輕輕坐起，跟着隔扇門竟自微微響動，蕭文傑知道這定是有人了，自己寶劍橫在枕頭下面，趕緊翻身下了地，輕輕的把寶劍抽出劍鞘，這時隔扇門已然往左右分開，外面月光正照到隔扇這一帶，只見門口站着一個人一身青色短裝的夜行人，已經探進身來，手底下壓着兵力，往裏查看，蕭文傑知道自己的身形不易掩蔽，伸手把一個竹製的涼枕抓起，一抖手向門口打去，喝道：「大胆狂徒，敢暗入苦行菴，你是自來送死」，那匪徒身形很快，一擰身已然退出門口，蕭文傑提劍追出來，那人這時已經竄到苦行菴前面的石牆上，在月光下見這來人身高只有五尺左右，有四十餘歲的光景，生得瘦小枯乾，手底下壓着一把摺鐵刀，肋膀鏢囊，蕭文傑向外這一追，那人却哈哈一笑道：「果然蕭公子的大駕，正在這苦行菴中，我們沒白來，公子爺這尼菴中不是你這公子哥兒所住的地方，隨着我們走吧！你的事，還用着和你多說麼！」蕭文傑厲聲喝叱道：「胆大匪徒，你們竟敢到鐵筆峯這麼狂妄放肆，你既然到這裏，還想叫公子爺跟你走，我看你就不必再回去了」。這人一斜身道：「姓蕭的，你現在還敢拒捕，隨我老爺到外面來」。他一擰身，竄出苦行菴外，蕭文傑聽他們口風，知道他們來的不只是一人，並且是那北京城下來的鐵臂金輪韓震宇無疑了，禍已發作，只有和來人一拚，立刻一騰身，也竄上牆頭，見那個自稱姓賈的在離開菴門前五六丈外，停身站住，蕭文傑往前一縱

身，竄了過來，厲聲喝問道：『你被何人主使來到鐵筆峯？你先報上名姓來』。這人微微一笑道：『蕭文傑，現在你還明知故問，有什麼用處？自從涼州城你脫身逃走之後，韓大人已經分散開多少路人各處搜尋你的下落，不想你竟隱匿到苦行菴中，你不認頭打官司，你叫自找難堪，我姓賈名天義，在韓大人手下當着一份小差事，數千里的途程到這裏，難道還想叫賈老爺費事麼？』蕭文傑喝聲：『狐羣狗黨，你們竟敢這麼橫行，這是你報應的日子到了！』往前一縱身，掌中劍『白蛇吐信』，向這賈天義的胸前使刺，那賈天義喝聲，你還敢拒捕殺差，他掌中的摺鐵刀往起一翻，向蕭文傑的劍上猛撩來，蕭文傑往下一沉，往回下一抽劍，這賈天義摺鐵刀立刻奔蕭文傑胸前便扎，蕭文傑左脚往外一撤步『白鶴亮翅』，掌中劍往外一展，削肩頭斬右臂，奔賈天義一劍掃來，賈天義往下一撲，上半身幾乎貼在地上，往右一幌身，蕭文傑這一劍從頭上過去，他身軀已經往左閃出去，掌中刀却是玉帶圍腰，向蕭文傑斬來，蕭文傑往左一旋身，一帶右腕，劍隨身轉，微微往起一縱，『鳳凰旋窩』式，將個身軀這一盤旋縱起，這口劍帶着風聲向賈天義左肩頭劈下來，這賈天義也把摺鐵刀盡量展開，刀上的功夫十分厲害，和蕭文傑這口劍打了個平手，兩下裏起落進退，就在這廟前拚鬥上，兩下裏遞手到十幾招，那賈天義忽然猛一翻身，縱出去兩丈左右，蕭文傑喝聲你想往那走，押劍就追，這賈天義動手的情形，並沒見刀法散亂，突然撒身，蕭文傑已

經隄防他有暗器發出，果然在他二次騰身斜往道旁的松林下一落時，突然一翻身，右臂往後一甩，嗖嗖的就是兩支甩手箭打出來，一支箭奔蕭文傑的咽喉，一支箭奔蕭文傑的小腹，這種腕力頗強，甩手箭發出來挾着一股子勁風，蕭文傑往左一撤步，掌中劍往右一翻，把兩支甩手箭打落地上，蕭文傑劍才沉下去，那知賈天義二次連環發箭，竟自一次甩出兩丈，他的四支箭上下左右幾乎是同時打到，蕭文傑劍才沉下去，他這甩手箭打得非常勁疾有力，看到時連環劍法，自己脚根一用力，往後倒着一縱，竄出七八尺來，脚下着地未穩，那賈天義竟在這時又發出一支甩手箭來，正奔蕭文傑的小腹上，蕭文傑身軀沒落穩，這支箭到的太疾，左腳找着地，身軀往右力一帶，可是依然未能完完閃開，這支甩手箭竟自穿在左跨上，蕭文傑覺着疼澈肺腑，急切問自己也沒帶出暗器來，只得翻身向苦行巷逃來，左跨帶傷，身軀已經不能跳躍如意，兩次騰身不過出來三丈左右，突然從道旁右首的松林中飛縱出一人，一條軟兵刃，九節連環槍，擡頭蓋頂砸下來，蕭文傑往左一撤身，右手的寶劍往外一撩，可是左脚這一用力，跨上已有很重的傷痕，立刻吃不住了，身軀踉跄往右栽出去，那來人正是燕南雙傑的九連槍黨春台，他這一九連槍砸空，蕭文傑雖是閃開，腳下的脚眼已亂，黨春台一聲狂笑，掌中的九連槍往起一合腕子喝聲：『姓蕭的你還在那兒走！』他這條九連槍竟自擱腰纏來，蕭文傑此時脚下已失了平衡之力，幾乎往左倒下去，他這輕軟兵刃只要被他兜上，那

還會逃的開，咬牙切齒忍着痛，一提氣身軀猛然往右一拔，借着右腳下之力，把身軀挺起來，可是黨春台這條兵力，是橫捲過來的，蕭文傑倒提劍往外一搪，任憑你有多好的功夫，在負傷之下，立時那種聰明靈巧全失，這種九節連環槍不是這麼可以往外封架的兵力，蕭文傑這口劍正往他的槍身當中往外一搪，可是九連槍的前半截，依然甩過來正打在他甩手箭所傷之處，這一下蕭文傑再吃不住了，哎喲一聲，往右一縱身，身軀沒縱開多高來，竟向右倒去，那發甩手箭的賈天義，也正飛身縱過來，正落在蕭文傑的面前，他更是手底下凶狠殘暴，把掌中摺鐵刀猛往上一帶，刀身一翻，用刀背向蕭文傑的腿上砸來，他是安心把蕭文傑弄殘廢了，擒獲之後不致再逃出手去，刀往下落，在右邊松林內一聲長嘯，一隻巨猿凌空而下，整撲向賈天義的背後，兩隻毛茸茸的巨掌，向賈天義背上抓來，來勢凶猛，這種吼聲尤其驚人，那賈天義那還敢把刀往下落，左腳往前一滑，身軀一斜這口摺鐵刀斜着往後掃來，轉身之時，已然看出背後襲到是一頭巨猿，張着一張血口，凶暴異常，把賈天義嚇的胆戰心驚。賈天義睜視巨猿驚心動魄，自己的刀正向牠的那兩隻巨掌上掃去，可是這頭巨猿兩掌撲空，賈天義的刀到，他竟自微往下一沉，從右往左一翻，雙掌齊出，向賈天義摺鐵刀上猛砸，賈天義撒刀略慢，這口刀被他震得幾乎出手，往左一聳身竄出來，九連槍黨春台把蕭文傑已經打傷，賈天義趕到正好把蕭文傑擒獲逃走，那知突然從樹上竄下這隻巨猿，賈天義

竟被他逼迫的往旁閃避，黨春台喝聲好畜生，九連槍往左掌一合，右手已然扣好了一支响鈴鏢，一抖手嗖的一聲輕響，這支鏢竟奔巨猿的胸口打到，這頭巨猿一聲吼叫，往右一閃身，竟用他那隻右掌把鏢打出去兩丈多遠，撞在了樹上，可是他已經一俯身把蕭文傑抓起，他那龐大的身軀，夾着蕭文傑，只一伸縮之間，已然飛縱起，竟往那高大的松樹上落去，並且還發着極大的吼聲，黨春台喝聲：賈老師這頭野猴子竟敢破壞我們的事，我們別叫他走了，兩人待聳身追趕，突然聽得菴門那邊一聲怒叱，那裏來的狂徒敢攪亂我佛門淨地，賈大義，黨春台一回頭，只見苦行菴門頭上站定一個一身青色道裝的女子，頭上青絹包頭，平提利劍，正在向這邊喝叱，黨春台一轉身厲聲說道：『我們是奉旨查辦案件，鐵筆峯既是佛門善地，爲何竟敢隱匿逃犯，你是什麼人，趁早叫那苦行老尼出來答話，這時林右側樹頂子上一陣暴響，跟着又是一頭巨猿，猛撲下來，這正是蘆蘆因爲聽得苦苦的呼援之聲，牠從鐵筆峯南邊一帶搜尋過來，至菴前發現了這兩個惡人，蘆蘆猛撲下來，牠正奔九連槍黨春台的面前，黨春台見這巨猿來勢凶猛，更不是救走蕭文傑那個，並且此次前來鐵筆峯，是奉總領衛士鐵臂金輪韓震宇差派前來，知道苦行老尼未在菴中，蕭文傑隱匿在鐵筆峯，正好下手擒拿他，可是全不知道鐵筆峯有這麼兩頭凶暴猛烈的巨猿，此時九連槍黨春台可不敢再拿這種巨猿當平常的野獸看待了，他趕忙向旁一撤身，抖九連槍斜肩帶臂，向蘆蘆身上便打，那蘆蘆更是身

形矯捷，黨春台的九連槍飛起，牠已然一縱身竄出去，反撲到那賈天義的身旁，向他身上猛撲去，黨春台九連槍碰空，才要追過來，廟牆上那個青衣女子已經飛縱到近前，喝聲惡人們敢在我鐵筆峯逞凶作惡，你們是自找死路，身到劍到，遞劍向黨春台扎來，黨春台雙手一撥九連槍，斜着往外一崩，跟着左手一鬆，這條九連槍已然甩起來，嘩楞楞鋼環錯動，這條九連槍從他頭頂上盤旋過來，往下一沉，向尹涵虛雙足纏來，尹涵虛往起一聳身，輕輕一縱，倒退出丈餘遠，厲聲喝叱：惡黨們趁早把話說明，奉何人所差，到我苦行菴逞凶，難道你們就不知道菴主掌中的鐵拂塵厲害麼，你們是明知菴主不在鐵筆峯，才大胆前來，擾亂我佛門靜地，要知道少菴主尹涵虛這口劍，也不容你們橫行，黨春台把手中的九連槍雙手握着，斜橫在胸前，厲聲說道：『出家人，尤其應該知法守法，逃犯蕭文傑，是逆黨的家庭，他是那蕭御史之子，蕭制軍之姪，他家已犯謀逆大罪，北京城逃走時，曾害了守衛官兵，涼州城更敢聚眾劫奪犯人，主上十分震怒，已令大內衛士韓大人負責緝捕這一般目無國法之徒，自從這蕭文傑逃出涼州之後，數年間各省訪查到了，沒有他的蹤跡，最近這才查明他隱匿在鐵筆峯苦行菴中，我們弟兄二人，奉韓大人差派，到這裏調查是否實情，現在是真贓實犯，你們還敢動手拒捕，難道這小小的鐵筆峯，就敢抗拒朝廷，隱匿逃犯，殺官拒捕，你們有多大本領，敢這麼橫行不法，趁早把那蕭文傑交出，你要知道韓大人和所領率的一班衛士，多年是

江湖上的朋友，不能不爲江湖道上人留一分餘地，只要把正點交出，老爺們恩施格外，不把你們牽連上，叫你師徒依然在鐵筆峯好好的修行，你如若倚仗着有些本領，敢逞強抗拒，等到韓大人親自前來，只怕你師徒也脫不過殺身之禍，你們再想隱匿逃走，已經由不得你們了，踪跡已露，你這鐵筆峯已被我們暗中監視，一個出家修行人，若再執迷不悟，恐怕你們也不過落個同歸於盡、黨老爺不肯作那趕盡殺絕的事，才肯這麼良言相勸，可暗暗的注意到賈天義和那巨猿動手的情形，賈天義武功本領，並不軟弱，可是一口刀對付這巨猿，情形上十分不利，這時尹涵虛冷笑一聲道：『姓黨的，你這一番話，也只有騙三歲的玩童，那鐵臂金輪韓震宇，他被利慾薰心，甘心獻媚，與那暴虐的皇上殘害忠良，殺戮異己，蕭守謙兄弟全是清廉的好官，愛民如子，只爲他們是大明朝忠良之後，那梟雄之主，竟不能容留他們，百般陷害，以致他兩家數十口蒙覆盆之冤，慘死在你們這般惡魔爪牙之手，只逃出了蕭家這麼一條後代，你們尚不容他活下去，稍有人心者那肯這麼作惡，天道好還，你們這般惡人，大約全到了報應之時，不必癡心妄想，蕭文傑在我鐵筆峯苦行菴保護之下，就不容你們再生野心，少菴主是佛門弟子，不願意殺害你這兩個惡人，污我鐵筆峯，趁早逃命，若再遲疑，不用少菴主的劍來殺你們，只憑我這蘆蘆，菁菁兩隻靈猿，就足以要你們性命』。九連槍黨春台見賈天義情勢緊急，有些戰不過那頭巨猿了，不趕緊動手恐怕非要毀在鐵筆峯，立刻往

起一縱身，喝聲：『黨老爺好言相勸，你敢不聽，接槍！』九連槍抖起，尹涵虛掌中劍往上一翻，微往右一斜身，劍尖往他九連槍的槍頭一撩，劍已圈回來，往黨春台左肋下便刺，黨春台九連槍往下一沉，右脚往前一上步，身軀半轉，一震腕子，九連槍從下往上一翻，用槍身捲他的劍身，尹涵虛右肩頭往左一甩，劍撤回來，從右往後一轉身，鳳凰單展翅，向黨春台右跨下斬來，黨春台往起一縱身，斜縱出六七尺，身軀往下一落，往下一矮身九節連環槍甩出來，竟用連環盤打，一連左右兩個翻身，這條槍塌着地面左右盤旋着，向尹涵虛的下盤掃來，尹涵虛竟用倒轉七星步，身形輕快，連着閃過他這兩槍。怒叱一聲，掌中劍平端在胸前，左脚尖一點地，身軀縱出來，人隨劍進，織女投梭，往黨春台胸前刺來，脚尖一點地，劍已遞出，黨春台身軀是正往起一長，劍已到了他胸前，他猛然一個金鯉倒穿波，身軀仰面朝天的，倒竄出去。尹涵虛這一劍又遞空時，脚下已經用力，仍然隨着劍式往前縱出來，那知黨春台脚下一站地，已然拿椿挺身立住，他却喝了聲『打』跟着兩隻响鈴鏢脫手而出，尹涵虛身形縱起，沒落下來，他的鏢到，這兩支鏢一支奔面門，一支奔心腹，這種鏢的打法非常厲害，兩鏢同時脫手，打到時這兩支鏢是不着先後，尹涵虛身軀還沒落在地上，在這種時候，要想閃避，實不容易了，只有肩頭往左一閃，可是僅能把面門這支鏢躲過，身軀這一往下沉，下面這支鏢是正奔胸口，就在這危機一髮之時，突然在那右首的一株大樹上，飛墜一

人，疾如電閃星馳，人落下來，尹涵虛胸前這一鏢已被來人打落地上，尹涵虛的身形往左一栽，急忙一換步，一個翻身，把腳下找穩了，可是這下來的人，已經一聲怒叱道：『孽障，那裏走』，來人一支鐵拂塵甩起，黨春台鏢發身形一轉，可是這人已到，正是這苦行菴主鐵拂塵悟因大師，這種來勢迅疾，鐵拂塵已經帶着一股子風聲奔黨春台斜肩帶臂打來，黨春台轟然一驚，急忙轉身用九連槍往外一抖，想把鐵拂塵封出去，那知道這位苦行菴主馬肯容他走開，鐵拂塵往回一撤，從自己左側一圈，這支拂塵從上向下翻了一圓週，竟自把拂塵甩得筆直，向黨春台右肋下點去，黨春台九連槍已經抖起，竟自封空了，鐵拂塵撤回，再遞出來，已到了肋下，他急忙右腳往外猛一滑，右腕子往後一帶，甩槍往鐵拂塵上一捲，這位苦行菴主口中喝了聲：『孽障去吧』。身軀猛然從左往後一翻身，這支鐵拂塵『烏龍捲尾』從右側橫甩出來，拂塵的尾梢正打在九連槍黨春台的後跨上，這一下把黨春台直打出三步去，摔在地上，尹涵虛見師父突然在這時趕回了鐵筆峯，搭救自己，深恨匪徒們凶暴殘忍，見黨春台已然摔在地上，尹涵虛縱身舉劍，就要把他雙腿廢了，苦行菴主喝叱道：『涵虛，不許你下毒手，苦行菴是這污濁世界的乾淨土，豈能容賊子的血污我善地』。尹涵虛趕緊把劍收住，回身向師身行禮道：『師父，幸能在弟子危難時趕回，足見佛法無邊，能夠趨吉避凶，消災免難，弟子若非師父趕到已遭毒手了』，苦行菴主看了看那黨春台，雖則被自己鐵拂塵

所傷，但是他依然能掙扎坐起，苦行菴主遂喝叱道：「孽障，你來到我鐵筆峯，逞凶作惡，本當立時給你個報應。只是我這苦行菴前，豈能開殺戒，任憑你逃走罷，寄語那鐵臂金輪韓震宇，叫他在北京城等待，告訴他菴主這就去找他，爲我方外之處的蕭氏全家清算這筆冤孽債，他若不能等待，自管前來，不過韓震宇也是江湖中成名的人物，他若是趁我不在菴中，妄動我苦行菴一草一木，我與他今生今世就清算不清這賬了，孽障你還不逃命去吧。」尹涵虛道：「還有一個同黨，已被蘆蘆，菁菁追趕下去。」菴主趕忙吩咐尹涵虛，把蘆蘆，菁菁用信號喚回，尹涵虛答應了聲，飛身向那樹頂子上縱去，樹上跟着發出極大的呼嘯之聲，這時黨春台聽得苦行菴主這番凌辱的話，却抬起頭來，向菴主冷笑一聲道：「老尼，現在你叫我黨春台逃走，你可不要後悔，你們一個出家人，竟敢隱匿奉旨嚴拿的重要犯人蕭文傑，你師徒殺身之禍，就在目前，我黨春台一走，自有人前來，你還不如把我殺了毀尸滅跡，還可暫得一時，你何樂不爲？」苦行菴主厲聲喝叱道：「孽障，你的出身來歷我已盡知，你是無面目再見你們一般同黨，要借菴主的手，成全你江湖道的威名信義，你那是妄想，你若不起緊離開我這裏，要容我師徒親自把你送下鐵筆峯，只怕你更覺把臉面丟盡，黨春台你也是一條好漢，那韓震宇利慾薰心，甘心媚上，助着他殺戮忠良，排斥異己，只願你們眼前得些功名厚賞，你就忘了受萬世的唾罵了，善惡只在一念之間，黨春台，我盼你離開鐵筆峯之後，

仔細思量一下」。這時遠遠聽得猿嘯之聲，苦行菴主喝叱道：「黨春台，我那兩頭靈猿已經就來了，不趕緊逃走，落在他手中，定要遭到裂尸之慘」。苦行菴主跟着也飛身縱上樹頂，去迎着那蘆蘆菁菁，轉回菴中，任憑黨春台自行逃走，尹涵虛把巨猿喚回菴中，菴主跟着也趕到，尹涵虛向着師傅招呼道：「文傑師弟，已被賊黨所傷，幸爾是蘆蘆菁菁拚命的劫救，在弟子動手時，已由他們送回菴中，文傑師弟的傷痕不輕，師父趕緊救治他才好」。菴主點點頭，走入佛殿中只見蕭文傑躺在床上，佛案上的燈火也點得好好的，尹涵虛看到這種情形，知道全是巨猿蘆蘆菁菁地給打點的，可見牠對於蕭文傑師弟那麼的逞凶動手，不過一時氣憤，不過事後已經後悔了，所以這次敵人侵入鐵筆峯，牠竟拚命的救護，也正爲了贖牠過去之罪，菴主湊向床前，見蕭文傑所受的箭傷，幸爾不是致命處，趕緊叫尹涵虛取了水來，先給他服下靈砂，然後洗淨了傷痕，用鐵扇散，紮裹好了傷痕，蕭文傑緩緩醒過來，睜眼一看，見菴主正坐在床前，尹涵虛師兄侍立一旁，蕭文傑看到菴主如同見到自己的慈母一般，不由落下淚說道：「師父，您也回來了，弟子兩世爲人，險不能和師父見面」，菴主竊然安慰着蕭文傑道：「不必悲傷，你在我鐵筆峯則還是一個俗家子弟，但是你也很明白些佛門因果之事，這種劫難非人力所能避免，只能一步步闖過去，自然有災消難滿之時，我離開鐵筆峯之後，一路上盤算到你的一身的事，明知道這場事十分扎手，但是只這麼牽纏下

去，終非了局，所以我先到了涼州，只是事隔數年，這裏官方已經全換了人，舊事再沒人提起，我一路上趕奔北京城，順路去訪那流雲岩斷臂叟邱杰，只是這老兒十分怪道，他竟不肯再見我，連那璞瑛小姐也被他隱匿起來，只令那阿靈，阿靈來應付我，說是他祖父已經離開流雲岩多時了，連他們家中人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裏，並且早已留下話，從涼州城事敗之後，他把璞瑛姑娘收爲義女，他既已答應要爲這義女復仇，如不能夠話應前言，他決不能見人了，無論何人再去找他，他也不肯相見，他們父女重入江湖之日，也就是爲蕭制軍復仇之時，他告訴到流雲岩相訪的人，無須再和他們相見了，分道揚鏢，各行其事，各行其志，我知道這怪老兒，性情非常固執，他既說出來就要作出來，我知道他定然隱匿在流雲岩附近，我若是真個搜尋他，不會找不到他父女，只是他既然安下這種心腸，我何必再勉強他。我遂趕奔北京城，一路探查下去，得到了些信息，朝中對於蕭氏弟兄的事，並未曾放手，尤其對於蕭制軍生死不明，蕭御史尙有後代，將來定是一場禍患，所以那侍衛韓震宇，仍然密遣爪牙，各處搜尋查訪，對於朱一叟和柳飛狐也算是入了名單，各處裏緝捕歸案，所以朱一叟和柳飛狐等行跡也隱匿起來，北京城內是無法隱匿，他們大約也就在京師附近，我訪尋他們多日，並沒見他們弟兄的下落，我連着兩次夜入清宮，這鐵臂金輪韓震宇手下實有能人。我險些把行跡敗露，終於被我查出那陷害蕭御史的主謀人，劉嵩壽已然被韓震宇隱匿在清宮大內

集英樓中，時時有人保護着，我看他那裏情形，韓震宇頗有用這惡賊作爲香餌，好引那魚來上釣這種情形，既已探查明白之後，我在離開北京城時，沿途上所經過的地方，已然留下我的暗記，只要一叟和柳飛狐看到我的暗記，他們知道我已入江湖，必要趕來鐵筆峯探問，這鐵臂金輪韓震宇果然是黨羽衆多，遍佈各處，他自以爲形藏上十分謹慎，可是在清宮中已然被他看出些破綻，雖然我的面貌沒被他們查出，只是我這出家人的裝束，已落在他們眼內，果然竟被他推測出來，竟自飛騎派出黨羽來，傳令他早派到陝甘路上的兩個同黨到鐵筆峯搜尋文傑的下落，險些竟遭到他的毒手，事情逼迫到這樣，我們只有各走極端，只好和他一拚了，你安心靜養數日，好在傷痕不重，沒有什麼妨礙，只要你身體好了之後，我要帶你下鐵筆峯，該着師徒應劫遭難，我們也只好聽天由命了，倘若上天保佑，能夠叫我師徒把這劉嵩壽擒獲，爲你慘死的全家復仇，那就是萬幸了！』蕭文傑聽到菴主這樣的話，知道前途的事尙是毫無把握，可是自己想到身負奇冤，大仇未報忍辱偷生下去，何時是了，反不如拚命的和這惡黨們週旋一下，萬一如願以償，蕭氏門中也不枉有這條後代，真不是一般敵黨的對手；落個同歸於盡，死也瞑目了，遂含淚向菴主說道：『弟子正願這樣，弟子在鐵筆峯蒙師父這麼收錄教諭，只是每一起父母家人慘死的情形，心似油煎，度日如年，弟子自己遭逢不幸，大禍臨身，反到帶累得一叟等一般父執，全爲了我家弄得沒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師父

這裏佛門淨地，竟也被我一人弄得這鐵筆峯一片殺機，弟子實覺問心有愧！」菴主慘然說道：「文傑不用你這樣想，我與你這也是一段宿緣，據我默察你的將來，你雖是一生磨難尚多，可是你自有出頭之日，這種事情不是我能想像到究竟能得到怎樣個結局的，只看機緣如何，或者遇到意想不到的助，也未可知，蒼天不負苦心人，你這一點孝心，也一樣能感動天地，安心靜養吧，我到禪房中也要歇息去了。」這時菴前一陣猿嘯之聲，跟着蘆蘆，菁菁全都回到菴內，牠兩個把門拉開，全不敢就闖進來，往裏探着頭看，菴主却招呼道：「蘆蘆，菁菁，還不進來，我離開鐵筆峯，你們能夠不給我惹是非，也就很好了。」蘆蘆，菁菁已經全走進佛殿中，却齊撲到菴主面前跪在地上，喉中發着吼聲，眼睛全望着菴主，也表示出來多日不見主人，牠們也在想念。尹涵虛想到牠們犯規矩，惹禍的情形，本預備菴主回來，把一切事稟明，由菴主懲治蘆蘆一番，好免得牠再犯野性，可是因為牠兩個，今夜拚命和賊人相鬪，不顧生死的保護自己和蕭文傑，此時倒不忍把過去的事向菴主再講了，蕭文傑也是懸心着生怕尹涵虛把那日的事說出來，蘆蘆再被懲罰又惹起牠對自己懷恨之意，見尹涵虛沒肯開口，菴主已經向蘆蘆，菁菁一揮手，兩頭巨猿已經退出去，菴主已經起身走出佛殿，尹涵虛後面跟隨，蕭文傑却招呼聲：「師兄慢走」尹涵虛停止脚步，回頭問道：「師弟有什麼事？」蕭文傑恐怕菴主聽見多疑，遂說：「師兄你把壺裏的水再給我半盞」。尹涵虛以為蕭

文傑真個口渴，遂退回來給斟了半碗溫水，送到他面前，蕭文傑道：「師兄你看今日蘆蘆，菁菁的情形，叫我十分感動，牠兩個居然恩怨分明，那蘆蘆先前對我報復，趕到我遭逢這次賊黨的襲擊，牠竟自不顧性命的救護我，可見牠沒有十分惡念，先前是誤會，我也曾經算計牠們所以有那次的報復，牠並非是永遠仇視着我，菴主這一回來，牠頗有提心吊胆的情形，生怕我們把那件事報告了菴主，莫說是一頭野獸，就是人也有悔過之心，也應該饒牠一切，師兄到後面禪房千萬的不要對菴主提起，蘆蘆菁菁我十分的愛牠兩個，這種通靈性的巨猿，最是難得，這鐵筆峯有牠兩個防衛守護，也給我們省了許多懸心的地方。」尹涵虛含笑點點頭道：「師弟你倒被牠兩個征服了，好！就依你，我決不再向菴主提起，你安心靜養吧！」尹涵虛這才把佛殿的門倒鎖上，因為賈天義，黨春台雖已逃走，還不敢過份大意，蕭文傑受傷之下，尚不能行動，只把他放在面前，實在耽心。

第五章 虛鎖菴門苦行尼攜徒訪仇踪

蕭文傑生怕尹涵虛將兩猿仇視自己情形，告訴給菴主，惹起菴主懲罰兩猿，叫尹涵虛在菴主前不要再提起這會事。尹涵虛點頭微笑了笑，退出文傑臥室，趕奔後面，見菴主已然在那裏打坐歇息，尹涵虛進來收拾一切，苦行菴主忽然一睜開眼向尹涵虛說道：「我此次下鐵

筆峯，趕奔北京城，我先前還沒想到，這鐵臂金輪韓震宇他竟會有那麼扎手，尤其是大內所潛伏的一般爪牙，一個個盡是江湖能手，所以蕭家這個仇打算報復，頗費一番手脚，何況他定要親手殺戮仇人，爲全家報仇雪恨，那朱一叟等也正因为敵方的力量，實不可輕犯，所以潛伏在京畿一帶，時時和他們暗地週旋，已經知道力量單薄，不容易把他們全行除掉，此次我回轉鐵筆峯，也打算稍等過些時，我要召集一般舊日的同道，助我一勝之力，只是敵黨竟跟蹤這麼緊，他們既已發現蕭文傑隱匿在這裏，若容他們捲土重來，這鐵筆峯就沒有我師徒立足之地了，到現在事情緊迫到這步，我們也不好不各憑手段，和韓震宇一拚了。我想着蕭文傑傷勢沒有妨礙，稍緩三五天，我要帶着他趕奔京師，一路上只要機緣湊巧，我再訪尋幾個同道，助我們把這件事作個了斷，我想這苦行菴依然是叫你看守着，連照管蘆蘆，善善你以爲怎麼樣？」尹涵虛聽到了師父這番話，沉吟不語，很帶着爲難的神氣，菴主遂說道：「涵虛你有什麼打算？自管明言，只要是事情辦得下去，我必然答應你。」尹涵虛道：「論理是應該由弟子守護苦行菴，只是弟子隨侍恩師這些年來，心如止水，從沒作一些再履塵世之念，可是自從蕭文傑師弟到來，我想起我一身的遭遇，看到蕭文傑師弟現在的情形，不由起了憤慨之心。難道這忠良之後，就應該受這種暴力的侵凌，逼迫得逃亡邊荒，沒有立足之地，人世上的事，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弟子早打算，要爲蕭文傑師弟的事盡一分力，我也想

在師門學藝這些年，我也到江湖上歷練一番，以這一身所學，爲這忠良後代盡些力，也不辜負了師父的辛勤教諭，此時我們苦行菴最沒有第二人，弟子又無法離開，這蘆蘆，菁菁又不能帶牠們下山，弟子只好遵從師父之意看守苦行菴。這位菴主聽到尹涵虛這番話，也默默無言了半晌，跟着說道：『涵虛你這種意念爲師的也十分願意，你入江湖歷練一番，因爲我這苦行菴到現在只有你這一個寄名弟子，你還有一個師兄他在十五年前，因爲隨我在江湖道，誤犯門規，殺戮了一個良善的人，事出誤會，並非他是甘心作那背叛門規的事，只是爲他一時不謹慎，險些弄得連我也是一場殺身之禍，幸而經一般江湖同道，把那件事得以化解了，但是論到他所犯的門規，應該處死，只是決非他本心，叫我怎忍下手，我才請出一般佛門師友，當衆宣佈過事實的經過之後，我請一般師友們以正義公道來判斷他，可是大家沒有不認爲該恕過他的，我這才饒了他的性命，罰他在滇邊烏蒙山閉關苦修二十年，到如今年限還未滿，他是已經受過佛祖慈悲已然剃度過，將來我苦行菴的衣畧，也得由他接替，你是我寄名弟子，何況我早已說過，你的塵緣未淨，這些年來，在鐵筆峯清修苦度，我正也爲得是求佛祖慈悲消滅你一切魔障，你居然受得這般清苦，無形中已經消滅了你許多磨難，把你留在鐵筆峯我也頗有些不甘心，既然你願意隨我入江湖，我想你把蘆蘆，菁菁帶着，趕奔滇邊把牠兩個暫時寄存你師兄那裏，他武功造詣已得我苦行菴的真傳，更兼有這些年的鍛鍊，蘆

蘆，菁菁交到他手中，他還可以制服，那麼你隨後也趕奔北京城，這鐵筆峯苦行菴暫時封閉等候着把蕭公子這件事辦完了之後，我們重返鐵筆峯，你師兄也到了期限，再把牠兩個送回來，那時我正式把苦行菴的衣鉢傳與他，讓他接掌門戶，一切事我也可以不再管了。」尹涵虛一聽師父竟自答應了，讓自己隨他入江湖，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趕緊謝過師父，天色不早，已經五更左右，師徒歇息一番，尹涵虛在天色微亮趕緊的起來，他竟自悄悄到了前面，把佛殿的門開了，蕭文傑還在睡着，尹涵虛因為開門振動的聲音，竟沒把文傑驚動醒，他定是身體十分疲倦，站在門口看了蕭文傑怔了一會，自己要撤身出來，蕭文傑忽然一翻身，竟自醒轉來，見屋中不過才有亮光，往門那邊一看，見師兄尹涵虛立在那兒，蕭文傑忙招呼道：「師兄怎麼起得這般早？」尹涵虛這才走到近前，向蕭文傑道：「師弟你現在覺得身上好些麼？」蕭文傑忙的坐起道：「有勞師兄掛念，我現在身上絲毫沒有妨礙了。」尹涵虛點頭道：「很好！師弟你早早的養好了，師父要帶你下鐵筆峯，將來你大仇得報之後，重整家業，師弟你的前途不可限量，這次你一離開苦行菴，或者我們將來也許不容易再會面了。」蕭文傑聽到尹涵虛這個話，立刻神色黯然說道：「師兄何出此言，小弟來到鐵筆峯後蒙師父和師兄的恩待，我這一身本領，一半是師父所賜，一半也仗着師兄的成全，倘然蒼天默佑，我能為全家報仇雪恨，飲水思源，那能就忘了師兄待我的恩惠，我必要重回到鐵筆

峯，我對於功名富貴也看得如同過眼雲烟，我蕭氏全家遭禍，還不是一個榜樣麼？我已經灰心上進，決沒有再巴結功名之念，這鐵筆峯雖不容我再住下去，我很想在附近另蓋一座山居的草屋，常常的得到師父和師兄的教諭，於願已足。』尹涵虛微搖了搖頭道：『師弟你不要說這種饅話，你蕭家世代替纓，何況人丁稀少，再遇到這場大禍之後，連你伯父那族也要你接續香烟，雖有你璞璞姐姐，他總是女孩子，將來那算你蕭家的人，大仇得報，就是不能不一時昭雪了兩位老大人的冤枉，可是終有恢復你家聲之日，你那能夠就要作那種出世之想，你不忘師父，師兄的這份情意，你只要隔個一年半載看望一番，不也就很好麼？』蕭文傑忽然的流下淚來，向尹涵虛道：『師兄不是我蕭文傑沒有志氣，我全家遇禍，至親骨肉全死盡了，只剩了我姐弟二人，幸虧是遇見一般俠肝義胆的老前輩們，把我收留下來，我才不致於流落無歸，家產被抄，此去只能盼望着復仇，那容易就昭雪我們的冤枉，茫茫天地，那兒是我歸宿之地』，說到這兒，想到個人的傷心，不覺流出淚來，尹涵虛忙含笑說道：『師弟這倒是我的不是了，大早起我無故的來給你添這些傷心，我若是能夠跟隨你一同下鐵筆峯，到北京城，助你復仇，你願意麼？』蕭文傑向尹涵虛臉上癡看了半晌，微搖了搖頭道：『師兄你也只饅話，你那能去，師父隨我一走，苦行菴和蘆蘆，菁菁交與誰？師兄我今日說的話，師兄請牢牢記住，我將來不論到了什麼時候，我決不忘師父師兄就是了。』說到這兒，蕭文傑

竟把頭低下尹涵虛見蕭文傑說話的情形發於肺腑情懇意摯，遂往床前湊了一步，自己忽的心頭騰騰跳個不住，趕忙又退了回來，遂向蕭文傑招呼道：『師弟，你不要悲傷，我真個能夠跟你到北京城走一遭，昨夜師父已經答應了我，准許我入江湖爲你蕭家的事盡一分力，也算是爲我自身修一分功德，你也聽師父說過，師父尚有一個掌門弟子，他是已經剃度的人，法名涵真，只爲十五年前誤犯門規，受到處罰，在滇邊烏蒙山閉關清修二十年，才准回鐵筆峯，現在師父叫我把蘆蘆，菁菁送到那裏，封閉苦行菴，我從滇邊也要趕到北京城，我真想不到師父這次竟能這樣恩典我，師弟你想不好麼？』蕭文傑聽了這話又驚又喜，立刻精神振奮，向尹涵虛道：『師兄這真是難得的事，我真想不到菴主竟會這麼慈悲我，有師兄這麼相助，你師徒一柄鐵拂塵，一口利劍，何患我大仇不能報，冤憤不能伸』。尹涵虛道：『事情順手與否，尚不敢那麼看，只是我能夠隨師父下山，這是我真想不到事，師弟你好好的靜養，說不定師父也許打發我先走呢。從夜間師父答應了我，我恨不得立時來告訴你，所以這時就早早前來叫師弟你也好安心，師父這時恐怕起來了，我去看看吧』。尹涵虛匆匆走出佛殿，蕭文傑覺得十分高興，自己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對於尹涵虛師兄不自覺的不願意和他分離開，可是事實上，又是不可能的事，自己寄身在苦行菴中，已經是菴主格外的慈悲恩典，現在居然他師徒二人全要義助自己復仇，雖則將來的事不敢深想，跟前倒覺十分安慰，

療養了三日，已經照常的能夠起來行動，這天晚間，菴主把蕭文傑喚進了後而禪房，只見蘆蘆，菁菁也全站在一旁，尹涵虛師兄也侍立在師父身邊，菴主盤膝坐在禪床上，正在講着話，蕭文傑向菴主行過禮，苦行菴主點點頭道：「文傑，你今夜收拾一切，明天早晨就要隨我下鐵筆峯，趕奔京師了，此次我們師徒全要離開鐵筆峯，苦行菴暫時封鎖起，你尹涵虛師兄也要隨我到江湖中見識見識這般成名人物，只是蘆蘆，菁菁必須安置，所以他要帶着蘆蘆菁菁到漢邊走一遭，把蘆蘆菁菁送到孫涵真師兄那裏，他也趕奔京師，與我會合之後，再尋找朱一叟和柳飛狐等，一同商量如何下手，和那鐵臂金輪韓震宇一決雌雄。文傑徒兒親手報仇，」蕭文傑慨然答道：「弟子自身遭逢不幸，幸蒙師父收留傳藝數年，如今帶着弟子下山復仇，更帶尹涵虛師兄，也要爲弟子的事奔走江湖，不過那蘆蘆菁菁一向從未離開鐵筆峯，現在令師兄要把牠兩個送到漢邊，數千里關山阻隔，我尹師兄約束的了牠兩個麼？」苦行菴主說道：「文傑，你只管放心，蘆蘆、菁菁，雖是野獸，仗着我們養多年，更兼蘆蘆菁菁頗通人性，牠們衛主人之心比什麼全重，若是離開鐵筆峯，仗他兩個的威力，不但足以自衛，反倒還能保護你涵虛師兄，這倒不必我們担心，倘若這其中有什麼危險之處我焉肯讓他們去這麼遠的地方，你大師兄涵真，他的武功造詣，已經深得我門戶中的三昧，把蘆蘆菁菁放到他的那裏，我很放心。」菴主說到這裏，遂向尹涵虛吩咐道：「你把一切應用之物，收拾好

了，我們就起身吧』，尹涵虛點頭答應着，已經把包裹打點起來，這師徒二人不過隨身幾件衣服，蕭文傑自己也收拾了一個包裹，當日從北京城逃出，蕭文傑曾經帶出些細軟金珠，到後來起奔涼州，都把這些金珠細軟和朱一叟，柳雲亭，鐵英超全分開，好防備着萬一到事情緊急，彼此也好不致於被困江湖，因為這般人雖是流落江湖，全是守正不阿，只有那柳飛狐，有時還肯取些不義之財，那朱一叟和鐵英超全是十分耿直，彼此分散開這點東西，倒是全用上了，蕭文傑投到鐵筆峯，菴主收留了他，除了隔一兩月菴主親自置備些糧米，這苦行菴中，就沒有用錢之處，此時同下鐵筆峯，蕭文傑把自己收藏的這點珠寶取出來，獻與苦行菴主，說道：『弟子一向收藏未用，師兄此次請出滇南，再趕到北京城，數千里途程，那好不預備些川資，請師父把這點珠寶分與尹師兄，弟子留在身邊，毫無用處』。苦行菴主叫他放在桌上，蕭文傑自己把包兒打開，菴主微微一笑道：『這點東西留到將來，萬不得已時，或許也有用他之處你要知我們是出家人我們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既然是你一分好意，恐怕你尹師兄在道路上，受到阻難，我叫他略帶一些，其實你藏在身邊也是一樣，好在跟隨在我一起，那時用着時，我再向你索吧，菴主遂把他這包珍寶看了看，却信手提起一件精圓珍珠串成龍鳳呈祥的珠牌子，這種東西決不是婦女用的飾物，不過婦人玩物一流，苦行菴主遂向尹涵虛道：『不要辜負了你蕭師弟的好意，這些東西全是他家傳之物，我可深信他們』

珍貴的東西，倒還乾乾淨淨，你藏在身邊，可不要失落了，尹涵虛不敢違背師命，可是菴主雖無心檢的這件珠牌子，可是尹涵虛一陣臉上發熱，從腮邊湧起兩朵紅雲，一句話不答，接了過去，可是苦行菴主看到他這種情形，不覺心中一動，不禁不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自己知道終歸是要爲他二人了這一段宿緣了。蕭文傑倒不覺怎樣，趕緊把些綢緞之物收在藏在身邊，苦行菴主見他兩人已經全收拾好，忽然站起來，向蕭文傑道：『這點東西我要把他帶了去，但盼能夠用到了他，菴主說着話，忽然雙臂向上一抖，竟自在這屋中，施展開輕功，往上揚起，出其不意的，倒嚇了蕭文傑一跳，只見菴主用左手抓住了承塵，伸右手從上面拿下一個黃色的包兒，輕飄飄落在地上，這黃包兒上已有很厚的塵土，足見是很久沒有動他了。』蕭文傑不知菴主所收藏的是什麼重要之物，這時苦行菴主把這黃色包兒遞與了尹涵虛，叫他拿到外面，把塵土拂去，尹涵虛到外面把這包兒收拾乾淨，仍然送到師父面前。苦行菴主却不去動他，向蕭文傑道：『文傑，你把這包兒打開，看看裏面之物。』蕭文傑遂把這個包兒打開，外面是一層黃布，裏面却是用油紙封裹，趕忙把油紙全打開，裏面却是一道奏摺，翻開了看，蕭文傑不禁流下淚來，這正是當年全家被害時，翰林院編修劉嵩壽參奏父親大逆不道一封密本，只爲有這道本章，奏上去把一家人全送在杆死城中，可憐連伯父那裏，只剩下璞瑛和自己兩條性命，蕭文傑痛哭流涕，悲憤異常，菴主說道：『文傑，你不必

爲這些事傷心，只要你拿定了主意，任憑他多大的風波，也要咬定牙關去作，那惡人劉嵩壽難道還會逃的出我師徒劍下麼！」。蕭文傑拭淚把這道摺本依然包好，苦行菴主叫文傑也收在包裹內，將來能夠擒獲這個奸黨，定要問他個口服心服，不容他狡展，蕭文傑收拾起了這道摺本，菴主却向躲在一旁的蘆蘆，菁菁一點手，這兩頭巨猿立時跳到菴主面前，苦行菴主向地兩個說道：『現在我因爲重大的事，帶着蕭文傑趕奔京師，尹涵虛師兄也須隨我下山，你兩個雖通靈性，怎能替我看守苦行菴，所以我打發你尹師兄，把你兩個送到滇邊，烏蒙山青蓮菴，涵真大師兄那裏，一路上只准檢那山路上走，躲開有人家的地方，要好好聽涵虛的指示，你兩個能夠馴順不違我的命，我把事情辦完之後，定然把你兩個仍然領回鐵筆峯，再不叫你們離開我門下，倘若你們不好好的聽尹師兄的指教，我這鐵拂塵要追取你兩個的性命』，可愛的這兩頭巨猿，菴主所說的話，竟能完全聽明白，一同跪在菴主面前，喉中全發出低低的吼聲，並且那火眼金睛，好似含着一泡淚，菴主却站起，伸手把他兩個頭上的長毛撫摸了一陣，慨然道：『畜生也懂師門恩厚，不忍別離，好在不是長久的叫你兩個離開我身旁，早晚是要叫你們回來的，好好的隨着尹師兄去吧』。蘆蘆，菁菁頗有些戀戀不捨，這位苦行菴主，到十分曠達，對於苦行菴毫無留戀，自己也是一個黃包裹一個香袋，一支鐵拂塵，尹涵虛可多着一個乾糧袋，這次下鐵筆峯，雖說菴主和蕭文傑趕奔京師和大內衛士鐵臂

金輪韓震宇一決生死存亡，是個極冒險的事，可是比較起來，還是尹涵虛這次吃苦較多，帶着這麼兩頭巨猿，離開鐵筆峯，不能走官站驛路，那兒荒涼無人，得奔那兒走，只有極那高山大嶺，躲避有人煙的地方，所以他必須預備乾糧，那蘆蘆，菁菁倒還不費事，只要有山林的地方，牠們就能找到牠們的食物，苦行菴主叫蕭文傑和尹涵虛一同出禪房，把禪房的門帶過來，關閉好了，自己更到前面佛堂上，上了香，向佛菩薩叩拜一番，把好好的兩個封條拿起來，叫尹涵虛到前面，把菴門緊閉，封條貼在菴門上，作爲暫時封閉了苦行菴，既是鐵臂金輪韓震宇他所有手下的一般黨羽，在自己走後到來，只要他稍明江湖規矩，就不能再動這苦行菴一草一木，菴門封閉好，師徒三人和蘆蘆，菁菁全飛縱出來，菴主反身向菴門拜道：

『弟子悟因，此次三下鐵筆峯，爲得蕭御史慘遭覆盆之冤，弟子和他早有淵源，不能袖手不管，望佛祖慈悲，保佑弟子此去能把惡黨誅戮，爲蕭氏全家復仇之後，能夠重返鐵筆峯，再入苦行菴，弟子定要一心懺悔，一生殺業，任憑他紅塵中有什麼是非，弟子決不再多管了』

菴主祝告完畢，這才轉身來，用掌中的鐵拂塵，向蕭文傑，尹涵虛一揮，尹涵虛此時可是道姑的裝束，一件長青袍，繫着黃絲縷，白襪僧鞋，頭上用青絹包着，背上背着包裹寶劍，頭一個引路，蘆蘆，菁菁跟隨在尹涵虛身後，蕭文傑却隨在後面，苦行大師容他們全走出很遠來，自己在後面看着這兩人，不禁點頭嘆息，這人世情事，真像那風雲變幻，任你多大的修

爲，也不易把未來的事全看清了，當日尹涵虛拜在自己門下時，只於看出他雖與佛門有緣，可是終歸不是佛門弟子，故此無論他如何懇求，只不答應他落髮出家，那又知道十年後竟自有蕭文傑到來，看起來這真是有宿緣，不是人力所能勉強，只是這兩人全是一身冤孽牽纏，磨難當頭，眞要是仗着佛祖慈悲，渡過一切磨難，叫他兩人成就了美滿良緣，各以師門所學去行道江湖，也是我苦行菴中一段佳話。這時尹涵虛等已經到了懸崖口，他頭一個施展開輕靈的身法，從這數十丈壁立的懸崖上下去，蘆蘆，菁菁却跟蹤而下，蕭文傑看到尹涵虛和這兩個巨猿這身功夫，難在是難得，幸喜自己在鐵筆峯也鍛鍊了這幾年，比較初來時，已經判若兩人，回頭看了看師父也跟到了，蕭文傑把自己的衣服略一收拾，輕登巧縱，已從這懸崖上翻下來，自己身形往下一落，背後菴主竟說道：『文傑你的造詣這一年的進境太快了，很好，這還不負我一番苦心』。文傑忙轉身答道：『這全是師父師兄之賜』。可是口中這應答着，自己從上面翻下來，師父緊隨在背後，竟會一點聲息沒聽出來，可見菴主功夫造就之深了，這時尹涵虛帶着蘆蘆，菁菁已經出去很遠，蕭文傑不敢再多說話，緊隨着師父和蘆蘆，菁菁的後蹤，如飛趕奔鐵筆峯東南岔道，在這種人跡不到的山路上，一氣出來四五里之遙，尹涵虛帶着蘆蘆，菁菁已然站在路旁，靜靜的等候着，蕭文傑，苦行菴主全來到近前，尹涵虛向菴主說道：『這裏就是跟師父分路的地方吧』。苦行菴主點點頭，向尹涵虛道：『你帶

着蘆蘆，菁菁從這條岔道，直奔東南，就可以出山了，我們得奔正北下去，一路上好好的約束着蘆蘆，菁菁，這兩個是從我苦行菴中出去的，路途上不只於不准招擾沿路的居民，就是山中的飛禽野獸，也不准牠們任意殺害，送到青蓮菴之後，趕緊的趕奔北京城，我們師徒在京師再會了』，尹涵虛遂向菴主拜別，更向蕭文傑說道：『師弟，你要一切珍重，我要先行一步了』。蕭文傑也趕緊躬身答禮道：『師兄，多辛苦吧，我盼望師兄早到北京城』。尹涵虛不再答話，立時帶着蘆蘆，菁菁往東南的山道上疾馳而去，蕭文傑這才隨着菴主轉奔北山道，路上毫無阻隔，苦行菴主本想是直奔北京城，可是蕭文傑却要求菴主，無論如何，要隨他到鐵獅幢流雲岩走一遭，爲是看看璞瑛姐姐，是否在那裏，當日斷臂叟邱杰，曾經說過，他把璞瑛收爲義女之後，要盡五年之力，助義女復仇，所以文傑惦着趕了去看看璞瑛姐姐，是否還在那裏，更對於阿震，阿震，也是十分想念，苦行菴主向蕭文傑道：『只怕我們白白的耽擱時候而已，我對你說過，我前次去那裏訪他，這個怪老兒他竟自不肯相見，我趕到北京城訪查一切，更知道他並沒帶璞瑛前去復仇，我們這次去，他焉肯就和我們相見，這邱老兒那種怪性情，他所想定的事，是百折不回，他安心是想言行如一，所說的事定要作到了才肯甘心』。蕭文傑道：『師父，無論如何要體諒弟子，到了流雲岩見不着我璞瑛姐姐，我也就死了心了。』

第六章 同仇敵愾求師父流雲岩尋姊

蕭文傑因此番去北京清算血債，與璞瑛姑娘是同仇敵愾的事，假使能夠一舉成功手戮親仇，確是一件幾年來夢想的快事，如璞瑛姑娘當在流雲岩不予同行，則不是叫她抱恨終身麼？所以再三要求苦行師父回到流雲岩那裏一轉，約自己姊姊同去北京共同報仇雪恨，苦行菴主點點頭，答應了他的要求，這師徒二人，遂趕奔鐵獅幢流雲岩去訪那斷臂叟邱杰的故居。蕭文傑一走進這座橫山道，已經感覺到雖則不過五六年的光景，這裏一切的景物完全變了。雖則當年路經此處，冰天雪地滿山積雪情形與這時不同，可是現在竟有許多地方把道路阻隔，入流雲岩本是一個橫山道可以走車的道路，現在竟自漫說是車人走在這裏全很覺吃力，蕭文傑看着很是詫異，遂向菴主問道：「師父這種荒僻的地方，從前是輕易沒有人跡，可是現在看到這種情形，難道是經過山洪暴發，把道路全改變了麼？」苦行菴主微微一笑道：「怎麼，文傑這點事情你還不明白，自從夜入涼州，把那裏鬧了天翻地覆，對手的人又是鐵臂金輪韓震宇和一般江湖能手，全是多麼扎手的人物，我們這般人，在那韓震宇的子弟中，早有所聞，那時像一叟柳飛狐這斷臂老兒全算是和敵黨正式週旋，事後雖然安然的脫身逃出涼州城，但是，韓震宇焉能善罷甘休，他那就能不追求查問踪緝這些人的下落，這鐵獅

幢流雲岩也就危險十分，並且邱杰他那種性情，決不肯就離開他，十年所居逃亡避禍，可是他這裏焉能不佈置一番，這種情形，全是他祖孫故意弄的玄虛，把這一段道路全變了，所以那次我去訪他，只於是沒有見到斷臂叟和你璞瑛姑娘，若是檢在交情稍遠的人，到來只怕連那阿靈，阿震兩個小哥哥兒倆全不肯相見呢』，說話之間，又走過一段道路來，蕭文傑經過苦行菴主這一說明，自己再留心查看，果然這裏完全變了形，反是原有道路的地方，全被亂石遮斷，原本沒有道路的地方，反倒開僻出小徑來，不問可知，只要順着他那小徑去走，準得走向別處去，轉過一段山坡，在身旁一段山崗亂樹叢中，竟自叭的一聲，猛射出一支利箭來，這位苦行菴主鐵拂塵一揮。竟把這隻箭用拂塵捲住，往後天空抖手一甩，這支箭竟甩了回去，菴主口中並喝喊：『這就是你們待客之禮，那殘廢人還要多弄這玄虛，你們還不快去給通窠，鐵筆峯苦行菴主老尼找他了』，這時上面的枯枝亂草一陣響，竄出一人來，俯身向菴主招呼道：『弟子真是眼瞎，竟沒看出是大師，這真是罪該萬死了』。把守上面的，正是鐵琵琶邱杰的親信老伙計于朋，菴主抬頭看了看，他也含笑說：『原來是你，你這箭法倒很有長進呢，老英雄可在家中？』于朋上面答道：『他沒在流雲岩，已經走了多日了』。菴行菴主冷笑道：『我就不信他不在流雲岩，其實我決不想見他老人家，蕭家有人找他，他隱匿起來又有何用？』于朋道：『我們焉敢在菴主面前說謊言，他老人家實在是走了，菴主快快裏

請吧！」說話間，這于朋從上面退去，仍然隱入了那亂樹叢中，這裏苦行菴主和蕭文傑各自施展開輕功提縱術，不走那旁邊的小山道，直從亂石上向前連翻過兩段亂石崗，只見遠遠的有兩人飛縱跳躍，迎了過來，蕭文傑看到驚喜欲狂，正是自己眠思夢想的小俠邱阿靈，邱阿靈這兩小弟兒兩人如飛的來到近前，先向菴主叩頭行禮，兩人站起來一人拉住了蕭文傑一隻胳膊，很親切招呼蕭師叔咱們一幌五六年沒見面了，你也不是當年那種情形了，你身體竟變了這麼健壯，蕭文傑眼中幾乎落下淚來，淚珠兒在眼中轉了轉，強忍着說道：「你們弟兄兩人，全成了這麼英俊的少年，想見你們武功造就越發的深奧了」。苦行菴主却向阿靈、阿震問道：「你祖父他怎麼不出來迎接我？」。阿靈忙答道：「我祖父確實的不在家，他已經走了好多日」。蕭文傑忙說道：「難道老英雄是因爲傳授我璞瑛姐姐武功未成，不肯和人相見麼？」阿震搖搖頭道：「蕭叔叔不要多疑，我祖父確實說過璞瑛師姑已經武功精進，他這種造就真不是我們想像得到的，會這麼突飛猛進，已經隨着我祖父趕奔京師」。蕭文傑很着急的道：「他們爺兒兩個既已先走，萬一他們下手成功，我蕭文傑還有什麼臉再見我璞瑛姐姐」。阿靈忙道：「蕭叔叔不用着急，我們這鐵獅幢流雲岩所居，已被一般惡黨，爪牙，探聽了去，他那裏已經連番派人到此攪擾，不過看他們那情形，尙還不知道蕭總鎮之女在此隱藏，可是我祖父那種性情，焉能容他們來到這裏擾亂，這才一怒之下，帶着璞瑛師姑反倒趕

到北京城，要採查一切，不過此去，決不冒然下手，因為知道你們姐弟二人，自負奇冤，埋名避禍，苦心學藝，全是志在復仇，豈能叫蕭叔叔你白下了這番苦心，他老人家此去，把敵人虛實動靜，以及他所有的力量，完全查明之後，定要通知蕭叔叔，你們一同趕到北京城，和敵黨清算這一筆舊債，蕭叔叔快裏請吧！你想他老人家若真個想動手助瑛瑛師姑復仇，決不會不叫我們兩人跟去』。說着話，又向菴主相讓，這師徒二人遂隨着阿靈，阿靈往裏走來，漸漸的走進了邱家所住的那個小山坡，蕭文傑此時才辨別出這裏果然和當年一點不差，還是那舊日風光，這時柵牆裏也有人走出來，正是那位老婆婆和兒媳甘三娘全迎來柵門，向苦行菴主行着禮往裏讓，苦行菴主手打問訊，答着禮道：『貧僧這倒過分招擾了』。蕭文傑也趕忙向前拜見，這位老婆婆仍然是精神矍鑠，看着蕭文傑像貌也變了，不住點着頭嘆息道：『這才是長江後浪催前浪，一帶新人換舊人，我老婆子這風燭餘年，不久就是黃土中人了』，苦行菴主慨然說道：『紅塵中營營擾擾，不過是一眨眼之間，若能把這種迷關打破，生死兩字也就不用在心頭了』，甘三娘怕勾起婆母的煩惱，忙用話岔着往裏相讓，一同走進屋中，落坐之後，甘三娘忙去燒水泡茶，彼此敘談起這蕭家的事，這位老婆婆向苦行菴主道：『菴主此次下鐵筆峯，和蕭公子一路而來，倒是很好，拙夫邱杰他臨行時，雖是說得決不作冒昧事，並且必要等待蕭公子隨菴主下山，一同動手，但是他的那種性情，連我也不肯相信，菴

主還是早早的也趕到京師集合起來，和朱一叟一般人來同心協力，對付強敵，免得再遭到失敗，可就全沒有立足之地了。』說到這兒，廿三娘已經獻上茶來，阿靈，阿靈小弟兄兩個，看着他母親的臉，阿靈說：『我們哥兒兩個，和蕭叔叔隔別多年，好容易聚在一處，他要隨菴主晉京復仇，我們弟兄願意跟隨一同前去，不知道菴主可能允許麼？』。苦行菴主剛要答話，廿三娘却說道：『我不是已和你兩人講過，此番蕭叔叔姐弟復仇，有你祖父和菴主，及一般老前輩們相助，足可成功，此時和當年風雪人涼州時不同，那時有些牽纏，不能容他放手去作，今日他姐弟武功本領，全造就的成了火候，足可以冤仇得報，大事可成，你們本身，還有你們本身的事，我不是那種寡情無義的人，若是能夠叫你們出去，我早就容你們跟祖父一同走了，不必向庵主纏磨，我不許你們離開我身旁了』，阿靈阿靈聽了母親的話，全是惶惶變色，連連的答應着道：『母親教訓的極是，孩兒們因為和蕭叔叔許久不見，所以才這麼信口胡言，本來現在還用得着我們弟兄麼？』兩人說了這話，却跟着轉換了口風，向蕭文傑問起鐵筆峯練習武功的經過，再不題一字，要跟隨去復仇，蕭文傑對於這種情形，倒覺十分詫異，因為這家人無論男女，全是那種俠肝義胆，有捨己救人的豪俠之氣，尤其是鐵琵琶邱杰，他更收留璞瑛姐姐，以五年之期，要教出他復仇的本領，這是多大的志願和血心，可是現在阿靈，阿靈願意出頭相助，他母親反倒阻攔，這小弟兄從來是要作一件事，總要纏

磨着叫答應了他才算完，此時他母親說了這兩句話，他們便心平氣和，不但不再請求，臉上更沒有絲毫不願意的神色，這倒是怪事，蕭文傑這麼莫明其妙，可是苦行庵主却已瞭然，知道這位撫孤教子的甘三娘，他本身尚有一樁大事未了，他正是等待他這兩個兒子長成之後，學就了一身本領，他要把他二十年前的冤仇報復，這江湖中的恩怨牽纏，真是令人可怕，苦行庵主雖是明知道他這件事，也不肯當面說破，並且阿靈，阿靈還未必知道他家隱跡在鐵獅幢流雲岩的一切原由，在這裏耽擱半日，連蕭文傑也因為璞瑛姐姐已不在這裏，也恐怕誤了事，那斷臂叟已經跟璞瑛姐姐動手復仇，遂和苦行庵主一同告辭，阿靈，阿靈是戀戀不捨，他兩人直送到離開流雲岩一里多路，還是苦行庵主一再的攔他，這才洒淚而別，苦行庵主帶着蕭文傑踏上征途，一路上暗中探聽着敵黨的情形，緊趕行程僅在離開流雲岩後十餘日，已經到了北京城，苦行庵主帶着蕭文傑最容易叫人辨認，北京城內到處有那鐵臂金輪韓震宇的餘黨，作他的耳目，庵主遽不敢逕自進城，自己想到在西直門外三里多地，有一處尼庵，那裏只有師徒二人，在那白衣庵中苦修苦練，自己前次親自來探察北京城，曾留在這裏住了數日，這種地方決不致被人注意，庵中那師徒二人，年歲很高，把文傑帶了去，也沒有什麼不便，更兼那白衣庵悟善老尼，頗能參悟經典，苦行庵主在那裏小住時，曾給他講經文，尤其得他師徒的敬載，苦行庵主遂決意在這白衣庵中暫寄行蹤，到了那裏，果然頗蒙他師徒的另

眼款待，給庵主和文傑收拾出兩間乾淨房子，庵主親自和悟善老尼，說明自己帶着這俗家子弟來到北京城，爲了給這徒弟辦一件重大的事，投奔別處有許多不便，暫在白衣庵借住數日，好在師徒全是有年歲的人，我們又同是佛門弟子，決不致落到什麼不好的閒話，我這徒弟輕易是不出庵門，卽或有燒香還愿的看見，你只告訴他們，我這徒弟是你娘家的姪子也就了，那悟善老尼一一答應，因爲白衣庵這師傅，師傅已經是八十多歲，那徒弟也是五旬以外的人，對於苦行庵主帶了文傑，毫不介意，苦行庵主在白衣庵略息征塵，庵主白天也是不敢進城，因爲此次要和鐵臂金輪韓震宇一決雌雄，在未動手之前，行藏上自然以謹慎爲是，在第二日晚間，蕭文傑向苦行庵主問道：『師父，咱們來到北京城，總要設法先訪尋一叟，他們一般人，是否仍在這裏，我們和他聚合一處，也好商量下手』。苦行庵主道：『這種地方，若是訪尋一個沒有一定住址的人，談何容易，我想要到大內走走，一叟和柳飛狐等只要沒離開北京城，他們對於你的事，既然是時時的關心，定然也注意着韓震宇的舉動，我們入手探察，不難與他們相遇，我想今夜，就要到大內察看一下，你可以在菴中暫時等候』。蕭文傑忙說道：『弟子也願意跟師父去一趟，就是敵人扎手，弟子也不能有退縮之心，此來弟子決不想還顧什麼安危』。苦行菴主道：『我並不是認爲你怕死貪生，不敢應付強敵，只是才來到這裏，我們對於敵人的虛實動靜，尙在茫然，你若早早的把形跡落在他們眼中，反到

叫他們早有了警戒之心，對於我們動手的事，多了許多阻礙」，蕭文傑忙道：「弟子謹慎一切，不到不得已時，決不顯露形跡」。菴主點頭道：「既然是你一心要跟隨去，我也不攔阻了，等他們師徒二人睡下之後，我們收拾動身，到了二更左右，悟善老尼師徒早已安歇睡下，苦行菴主叫蕭文傑收拾好了，然後叫他把寶劍撤出鞘來，叫蕭文傑看着菴主，把自己的僧鞋鞋底子用寶劍尖橫豎劃了四下，把一包松香末散在地上，把鞋底子上潑了些茶水，使鞋底子陰濕在松香末子上，來回的搓了兩下，蕭文傑照法辦理，這種收拾脚下，」蕭文傑早已聽菴主說過，因為皇宮大內屋頂上全是琉璃瓦，上面着腳甚難，就是有輕功提縱術的本領，也不容易在那屋頂子上面施展，所以脚下這麼收拾過，鞋底子點在琉璃瓦上，能夠十分得力，這師徒二人全收拾好了，菴主只把那鐵拂塵插在肩頭，蕭文傑把寶劍措好，鏢囊跨在身上，把屋中的燈光撥得只留得一點微光，師徒二人出了屋門，把門仍然帶好，菴主脚下輕輕一點，已經到了屋而上，蕭文傑跟蹤而上，這師徒二人，施展開輕身術，離開白衣菴這二三里之遙，用夜行術的功夫不過一盞茶時，已到了城下，躍過了護城河，苦行菴主叫蕭文傑道：「我們用壁虎遊牆，揉升上去，好在上面沒有多少巡城的官兵，你只小心一些，在這一帶諒無妨礙」。菴主說過話之後，却站在那裏看着文傑，蕭文傑知道菴主對於自己還不十分放心，恐怕功夫不到火候，有什麼失閃，遂趕緊的把背後寶劍推一推，叫他在背後不致於礙手

脚，這才到了城根下，背貼城牆，此時是氣納丹田，抱元守一，身體微往起一長，雙掌已經按在城牆上，兩足踵也緊貼城磚，氣往上一提，向上揉升而起，這種功夫，居然施展的洽到好處，菴主看他已經到了垛口上，自己才把脊背往城牆上一貼，這種壁虎遊牆功，在菴主施展出來，蕭文傑在上面看着，自己不覺十分慚愧，菴主往上揉升，真是名符其實，只眨眼間已經到了垛口上，蕭文傑知道一樣的功夫，運用起來就見出火候的深淺了，這師徒二人到了城頭上，回身向城內仔細一看，一片黑沉沉，陰森森，那居民往戶早入睡鄉，只有巡城查夜的官兵，所帶的號燈，不時在那街道上出現，這時不過才交了二更三點，從城牆上往東出來六七丈，順着馬道翻下城來，菴主在前頭引路，儘找民房上容易掩蔽有藏的地方，如飛的奔東北，越過了一處寬大的街道，一直的撲奔紫禁城，來到宮牆附近，苦行菴主身形略停，菴主低聲囑咐，蕭文傑現在可要多加謹慎，這已是宮禁之地，防守甚嚴，你要緊隨着我的蹤跡，我們要撲奔那御花園，集英樓就在御花園內，我雖然曾到過這裏一次，只是這裏地勢太大，千門萬戶，一個方向看錯了，就不容易找尋到御花園的所在了，苦行菴主剛說到這句話，突然的用手一推蕭文傑說了個「退」字，菴主身形已然斜縱出兩丈多遠去，蕭文傑也知道菴主定有所見，遂也趕緊一縱身，隱身到一棵大樹下，這時菴主猛然騰身而起，飛縱上宮牆，蕭文傑不敢擅動，可是菴主跟着一翻身，仍然退下牆來，湊到蕭文傑耳前說道：「我分明看

到有一條黑影，從西南竄上宮牆，我跟蹤趕上去，察看時，已失去這人的蹤跡，這人的身形好快了，看這情形，我們師徒的形蹤，尙沒被他發覺，這夜行人是否敵人，尙不可知，我們既到了這裏，只有進沒有退，你要仔細着四外，隄防有人跟蹤我們。』蕭文傑點頭答應，苦行菴主立刻一縱身竄上牆頭，蕭文傑雖然生長都門，可是這宮城禁地，並沒有到過，此時把精神提起，離開菴主丈餘遠，也飛身竄上宮牆，菴主已然落到裏邊，蕭文傑遵着菴主的囑咐，緊隨在身後，這時所到的正是御河橋，也正是坤寧宮的西面，苦行菴主默察這形勢，留神着四週穿過宮院，這時除了禁城中守夜的，各處多半黑沈沈，有燈火的地方很少，從西五所繞過去，這一帶菴主竟有些辨別不清了，飛縱上一座偏殿，伏身在琉璃瓦房坡上，向前打量，蕭文傑此時身臨其境的到了宮禁之地，這才知道這裏邊在屋面上，施展輕身縱躍的功夫，步步的危險，這種房坡上，實不容易着足，若不是這幾年隨在菴主身旁，和涵虛師兄以及蘆蘆，普普兩頭巨猿，一同操練了數年輕身術，功夫造就的有了極深的火候，今夜入皇宮禁地，恐怕就要不能這麼隨心所欲的，來履這種險地了，這時看到菴主的情形，似乎對於這裏邊的道路，也有些辨視不清，菴主停身在瓦牆上，忽然向文傑一點手，那情形是要往偏東北一座宮殿，驀然從停身的屋頂東邊四五丈外，凌空拔起一條黑影，斜撲西北往一道矮牆上落去，並且在那矮牆上略一停頓，隱約的聽到似乎發一聲冷笑，這時苦行菴主，認爲自己的

行藏已露，再隱藏是來不及了，反到把鐵拂塵撒在手中，一長身，飛縱起來，竟自撲奔那條黑影，可是那人也在同時飛縱起來，向西北逃下去，菴主不肯示弱於人，竟自跟蹤追趕下去，前面那條黑影一直的撲奔了西北，遠越過幾處宮院，以菴主這種身形巧快，不難追上了他，只爲還得時顧着蕭文傑，所以不能盡量施展，趕到又追出一箭地來，已失這人的蹤跡，菴主再一打量，眼前竟已到了御花園，苦行菴主認爲這種情形好生可怪，此人分明是認爲我們路徑不明，所以引領了來，這實有暗中相助之意，只是憑自己的武功造就，在武林中能和自己做對手的，並沒有多少，此人竟目把身手施展開，我跟蹤追趕，竟未能立刻把他追上，並且也沒看出這人的像貌來，蕭文傑此時也跟縱到菴主身旁，菴主低聲說道：『文傑你看見了，這江湖盡有奇人，我們萬不可輕狂自恃，這人幸而是對我們並無惡意，以我這武功本領，竟沒能追趕上他，所以我們對於大內這般侍衛們，越發不可輕視了』。蕭文傑點頭答應着，立刻隨在菴主身後，向御花園裏隱蔽着身形，搜尋下來，菴主對於清宮的路徑不熟，這御花園尤其是沒到過，順着一帶長廊，轉了過來，只是這集英樓並不知道准在那裏，那御花園中，花木十分繁茂，從一片藤羅架穿過來，突然在一座太湖石旁，飛縱起一條黑影，似箭離弦，已經出去五六丈，奔了一片桃林，菴主和蕭文傑，身形原本是隱蔽着，看這黑影出現的十分離奇，又不敢斷定准是先前引路的那個人，可是此時既然看到了這般好身手

的江湖道，焉能再捨開他，菴主遂也把身形施展開，向前追趕下去，蕭文傑可就被落後很遠，因為時時還得隱蔽着身形，在這時不便露了形跡，這師徒二人也撲奔桃林下，前面那條黑影，可出去了十幾丈，苦行菴主直縱着那人有一箭多地，這前面是一座八角亭，那條黑影竟往這八角亭上一落，這種亭子建築的尤其是不易着腳，亭子的上面滿鋪的是琉璃瓦，從頂子到簷口，成一個極大的斜坡，這人竟自往上邊一落，身軀僅向前微傾，站在上邊，可是菴主追近了時，他竟從這八角亭子上邊，往起一聳身，鶴子攢天式，從八角亭的頂上，竟自拔起有兩丈多高，斜往西北落下去，苦行菴主看這人起落的情形，頗有些炫露輕功本領的形，菴主十分不忿，若想追他，本可以不往亭子上落，此時更看出此人的高矮，不像是先前暗中引路的那個人，可是也決不是敵人，他分明是已發覺自己在跟蹤他，可是他頭也不回，菴主遂也不過於隱蔽身形，往下一矮身，却用『飛鳥投林』的式子，竟落在八角亭的頂尖上，單足點着頂子『金鷄獨立』式，察看那人的去向，只見他在那花木叢中倏起倏落，直奔正西，蕭文傑雖然緊追着菴主，可不敢像菴主那麼施展輕功，自己實沒有那麼深的火候，遂抄着那捷徑，望着菴主的後影，跟隨下來，這時菴主緊蹣着前面那人的蹤跡，往四又出來兩三箭地，那人的蹤跡，又行隱去了。菴主那裏知道，已經被人引到了集英樓，這一次動上手，要把宮庭禁地鬧得天翻地覆。殺得那狐羣狗黨心裂胆破，欲知羣俠夜探集英樓，入冷宮擒拿罪魁和誅仇雪恨等等，請看大俠鐵琵琶。

